

中華書局

"THE YOUNG CHINA"

第二卷期

民國十二年四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要 目—

- | | |
|-----------------|-------------|
| 民主主義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 | 李 璞 |
| 心理研究備忘錄 | 余家菊 |
| 心理學是什麼幹什麼 | 謝循初 |
| 江戶之春 | 田 漢 |
| 屈利斯坦與懿蘇爾特 | 田 漢 |
| 羅賓歐與朱麗葉 | 田漢譯 |
| 會員通信 | 光祈，叔愚，舜生，白華 |
| 附錄 | |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New Educational System
Primary School Readers

新 小 學 教 科 書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決：

小學校六年畢業

初級四年

高級二年

教育部已採用公布了。

在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

七年的教材勻六年教完嗎？

還是前四年不動，將高等小學

三年的教材併作兩年呢？

我們主張將七年的教材，勻六年教完。

現在把各書名，冊數，定價，列在

下面。各科內容及編法，另有

新小學各科編輯大意

新小學各科編輯大意

新小學各科編輯大意

送閱，函索即寄。

●初級用 (各書另有效授書)

新小學國語讀本全八册一至四册每册一角二分

新小學公民課本全八册每册六分

新小學算術課本全八册每册一角

新小學國語讀本全四册每册一角二分

新小學公民課本全四册每册六分

新小學算術課本全四册每册一角

新小學歷史課本全四册每册一角

新小學地理課本全四册每册一角

新小學地理課本全四册每册一角

新小學英語讀本全四册每册一角五分

新小學英語讀本全四册每册一角五分

以上各書

特售七折

郵購費加

民主主義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

李 瑛

國內朋友寄來一束報紙，內有「先驅」一張（大約是第十期），上面譁及我們少年中國學會，他并特別認我們學會在杭州會議的決定為一種進步。我們學會此刻不願自己誇大，也并不是格外謙虛，簡直尚在孩子學步的時代，實在沒有甚麼進步。不過不能容忍暴力，“對外要謀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要謀軍閥勢力的推翻”，確算是我們學會份子人人心中自來懷着有的思想，口中也常常露出，因為這本是數年來國內青年所共有的思想，或者可以說是有情感的人類甚至可以說是有熱血的動物都共有這種的感覺。在暴力下要想革命，在混亂中要謀安寧，中國人當具此同情。本着這個應具的同情來看，「先驅」的記者好像太分彼此一點——所以那篇文字的聲口便好像欠缺一點子同情。——這也無怪。因為「先驅」的記者理論的過於把智識階級和工人階級分離開來，其次又勉強的把民主主義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分得太清楚。

腦力的工作與體力的工作是不能嚴格的分開的，近代經濟學家，生理學家已經解釋得很清楚。現在不願在這裏多譁理論上的話。就舉事實來說：智識階級和工人階級本是常常不能分的。譬如我們學會，據「先驅」記者說是一個智識階級的團體，但是會員確實有些在工廠裏面作工（例如此刻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不過作工之餘還是在求學。其他尚有在銀行裏書局裏作工，每天至少有八點鐘的工作，消耗的確是體力，但是他們同時又在大學上課，這又怎樣分法呢？不能因為這些人在求學，在智識階級的「少年中國學會」裏，他們雖在幹體力的工作也不算是工人。如果

願意把他們算作工人，那嗎，「先驅」記者的“你們智識階級，我們工人”的聲口便有些不妥當，不符事實。——至於要把無產階級和智識階級分開，那更不符事實了。

我要在這上面來多說話，不只是爲要辨正這種事實，并且就爲民主主義的革命或爲社會革命起見，我覺得工人和智識階級的責任也是不該當分彼此的。明白些說，就是不可以以爲民主主義的革命完全是智識階級的事，工人們可以取旁觀批評的態度；社會主義的革命才是工人們的事，智識階級更無能力來參加。況且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革命，在發生的根源上，在結果的影響上，大半是意義相同，趨向一致的。

民主主義的革命已經有先例的事實：一七八九年法國的革命自然要算唯一的模範 (type)。我們就說法國的革命罷。

我們一談起法國大革命，便想起三民階級 (Tiers Etat)。這三民階級雖然是紳士 (bourgeois)，工人 (artisans et ouvriers) 和農人 (paysans) 組合而成的，但是紳士一部份——教師，醫生，律師及一切法律界中人，銀行家，商人等，總共不過二十萬人，而工人便有二百五十萬，農人更有二千一百萬。革命的精神雖靠盧梭，孟德斯鳩，福祿特爾這些所謂紳士們的鼓吹，但是如果沒有巴黎工人和市民能那樣不顧身家性命與路意十六夫婦廝戰，沒有全法國的農人同時願意起來拿起鋤頭趕去了專橫剝奪民命的諸王公 (seigneurs)，那嗎，就有數十個米拉博 (Mirabeau) 的辯才，幾十種德模南 (Desmoulins) 的報紙，也生不出好大的變動來。反之，當時法國那種專制積威之下的工人農人，知識有限，法網森嚴，不有奮不顧身的智識階級在前面爲口頭或行爲上的引導，那種大革命也是一時不會暴發的。一七八九年正月，塞野斯 (Siéyès) 刊行了一本小冊子，上面幾句頂扼要的話，道：“甚麼是三民階級？都是。——一直到現在，他在政治上有甚麼？一

民主主義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

點也沒有——他要求甚麼？一些東西。” (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 Tout——Qu'a-t-il été jusqu'à présent dans l'ordre politique? Rien——Que demande-t-il? Quelque chose) 這幾句話立刻傳遍全國，好像一根火柴把革命的火引燃了。

我們讀法國革命史，尤其是讀革命初年的變動，當時所謂三民階級的團結力，巴黎市民與全法農民對於在前面活動的智識界所表示的同情，真令人可歌可泣！不然，當董(Danton)，羅白斯俾(Robespierre)幾個無名的律師那會有能力去把凶頑的路意十六夫婦的頭取了下來。

法國革命的往事是我們最好的指導：他能赤手空拳的反抗強暴，他能前仆後繼，徹始徹終的幹起下去，他能為自由平等這些主義犧牲身家性命，……所以如此都是因為他們的三民階級同情得深，團結得緊。

民黨議員在當時國會說一句話，立刻便有全法國的千百萬農工人在那裏響應；德模南的報紙上一列舉各省征稅員和縣長的罪狀，不到十月，全法國都驅逐這種多年王家欽派的貴官：這才算真正的民氣咧！「祖國危急了」(Patrie est en danger)的旗幟在巴黎市政廳門前一揮，立刻便聚起數萬人；不怕巴士底(Bastille)(王家隨意囚人的地方)的獄室如何的堅強，王家衛隊如何的威武，都敵不住「不自由勿寧死！」的呼聲和這呼聲中間的工人市民老老少少的拳頭。拳頭固然不及兵器，但是拳頭有無量數之多，而兵器是有限的。何況執兵器的還是人，人都是有血性的，誰人能終從強暴而不受大多數的感動呢！

總之，我們中國人在最近要來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之下，無論紳士也罷，工人也罷，智識階級也罷，無產階級也罷，都該當彼此表最充分的同情，團結起來，不生第二個念頭，然後才能一直做去，塵戰個十數年，或者能一新面目，滌淨心腸，中華民族始有真正變人的一日。

在此，不能不希望主張共產主義、集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中國人不要再說：“這個剷除封建式的軍閥，打倒外國的帝國侵略主義只是中國資產階級和智識階級的使命。”這種民族獨立，民主革命並不是一個特別階級的使命，是變人，爭人格應有的責任。

並且就用社會主義者的眼光去看，這種民主主義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也是大有關係的：可以說就學理上言，法國主張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字一大半是為社會主義的革命開了先河；就事實上言，法國革命議會的設施也有許多是與俄國蘇維埃行事同其色彩的。

集產主義者許多都說：“盧梭「民約論」上雖然有將所有產業歸之政府，再由政府來平均支配的主張，但是盧梭所本的是天賦人權一種理想的說法(*idéaliste*)，他不像馬克斯經濟史觀和剩餘價格那樣明瞭正確，有科學的價值。那種十八世紀由人道主義而生，不完全的社會主義的理想，是不能與十九世紀後期這種謀社會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相提並論的”。其實不管甚麼科學的，甚麼理想的，我們先認定社會主義的內容是甚麼——階級戰爭，反對私產等，——然後看見可以符合這個內容的，都可以承認他有多少同等的價值。一定要照書所說，要完全(*integral*)辦到才算數，那未免太不明社會的變化，太把他看成死東西；一下手便想完全如願辦到，或者終辦不到，或者終要退轉回來，——如俄國的近況。——在歷史事實上既已看見民主主義的革命把社會主義內容的事情辦到了一些，社會主義者又何不可以表同情於他而來同民主主義者幹一下呢？自然是像法國的革命並未將私產制度廢止，而且「人權宣言」上還有保護私產的一條。但在事實上，法國革命政府把王家貴族和僧侶的私產幾乎全數充歸公有，然後分與農民。這個辦法，就是社會主義者也該當要稱快的。

不再說下去了。簡單的忠告集產主義的中國青年們：「共產黨宣言」

民主主義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革命

上，雖然經濟史觀把社會革命證明得那樣科學的，其實馬克斯在每一行字中間都露出平等公道和自由的理想。這個理想恰與民主主義的革命所抱的是意義相同的。就使集產主義者，目的是要專對大資本制度下藥的，但是在中國一時還未到向大資本制度攻擊的時候，集產主義的青年們該當不分彼此，鼓吹工人農人，來同我們先幹這個民主主義的革命，驅逐破壞我們大多數人平等自由生活的軍閥政客。

至於對於現在的帝國主義侵略的抵抗和對於未來的中國大資本制度的攻擊，我們還是引爲己任的。雖不一定取集產主義那樣的辦法和步驟，我們終有我們改革現在這種不平等而且混亂已極的經濟狀態的辦法。我們議了一年沒有結果，實足以表示我們的慎重而不盲從。我們認爲那種只打「減產」「廢國」的旗子而無當事理的着手辦法，嚇不了外國中國的資本家而反爲他們所嘲笑。

一九三二年除夕巴黎

學會叢書
少年中國

哈孟雷特 HAMLET

一冊五角

哈孟雷德是莎翁的四大悲劇之一凡譜過林譯吟邊燕語或英文的莎氏樂府本事的大概都知道這個劇本的內容茲經田漢君用口語譯出苦心經營費時在半年以上愛讀莎氏劇本者當以先睹爲快也

中華書局出版

竹二簡四史

發售預約

▲預約簡章

二十四史爲史部中堅

實研究歷史及文學者必備之書光緒之季竹

簡齋取殿本二十四史

四頁合裱一頁影印發

售四開大本頗爲學界

歡迎惜存書早罄無從

購覓原底現歸本局爰

加工精印四開大本字

跡明晰加印書根瀏覽

檢查攜帶方便藏均極便

利印有樣本函索即寄

一、本書共一萬八千四百餘頁計二百冊

一、預約實價連史紙售洋九十九元 有光紙售

洋五十六元

一、加印書根不另取資

一、預約先繳半價給預約券一紙取第一期書時續繳清楚 願一次繳者聽

一、預約期限以民國十二年六月底截止

一、書箱兩大只連架共洋十四元但外埠不能

郵寄如要布套加銀四元

一、出版分二期 十二年十月第一期書出版計十五史
十三年四月第二期書出版計九史

一、郵費 國內各行省五元
日本朝鮮五元
蒙古新疆四十元
香港及各國廿七元 一次交足

心理研究備忘錄

余家菊

例　　言

求學的人，多病在讀書而心爲書役。我寫這點備忘錄，最重要的意思是想助成自己底研究態度，免蹈「學而不思則罔」之病。

本備忘錄雖有幾分以備將來翻閱的意思，但所着重的是研究二字，故不事抄錄。

所研究的或爲心理學說之比較，或爲心底現象之分析，種類不一。

研究所注意的，是過程，不是結論，儘有許多是別人已經說過的話，但是經過自己一番的思維或證實，故不嫌其陳腐而記錄之。

偶爾的感想，多不足以言新知，因爲須待推證或實驗。但建設臆說之能力亦極重要，故亦記錄不棄，以待隨時之推敲。

所有的種種見解 並不視作我之最後的論斷，祇是記錄着以爲繼續研究之資料，有不正確之處，敢請名達指教，也是幫我研究之一法。

外國學者於自己學說未臻成熟以前，多有 Memoir 之刊行，以爲與世商榷之資。自問說不上講什麼學說，也說不上將來有什麼撰述，不過是將自己幹些什麼直陳出來，以作喜歡此類學問者之研究的對象之一部份而已。

本備忘錄是一種自用的雜記，就是刊印，亦不過是聊供同好之一瞥，說不上正正堂堂的出版，故於體裁及文字，皆不避雜沓。

十二年一月　於倫敦

(一) 摩倣, 同情, 暗示(十二年一月一日)

『意義』 摩倣, 同情, 暗示這三種作用, 有人看作三種, 有人看作一種, 也有人既看作三種, 又看作一種的。欲研究牠們底定義, 先須將此點看明白。

史韜 (Stout), 說摩倣衝動是因覺知別個作某種行為就去作該種行為的衝突 (Manual of Psychology 心理學手本第二卷二七〇頁)

史韜對於同情與暗示之見解, 在該書中未曾言及, 所以牠所謂的摩倣是廣義的, 抑是狹義的, 未可武斷。但就上面所述之一語中之「行為」二字着想, 似應歸之於狹義之列。

傑母士說摩倣性是做照着別人底樣子去行動的一種慾慾 Propensity, 他又說人類與羣集的動物所公有的摩倣性完全是一種本能, 那便是說, 一種盲目的衝動, 一經覺知就擬行動。(見心理學原理第二卷四〇八頁)

傑母士底話中所可注意的, 是「本能」二字, 摩倣是否本能, 入後再討論。他所謂的摩倣, 是接近於廣義的。他容許將兒童之『同情』的哭號當作一種聲音的摩倣, 他又說扮戲的衝動多為知覺所『暗示』的觀念之自然的結果。所以於牠底意見雖未能詳考, 據此似可列為廣義的之列。

倫恩說摩倣是一種普通的性向, 使人取法於別人底模樣, 去『行為』, 去『動情』, 去『思想』。牠底定義是包含同情與暗示的一望而知。(見教育, 其根據及其根本原理一一九頁)

麥獨孤更妙! 牠於社會心理學九〇一一〇七頁將三項分開講, 於三二五一三四五頁又合起來講, 而與最初重視摩倣一詞且統三者以一名之塔爾得 (Tarde) 無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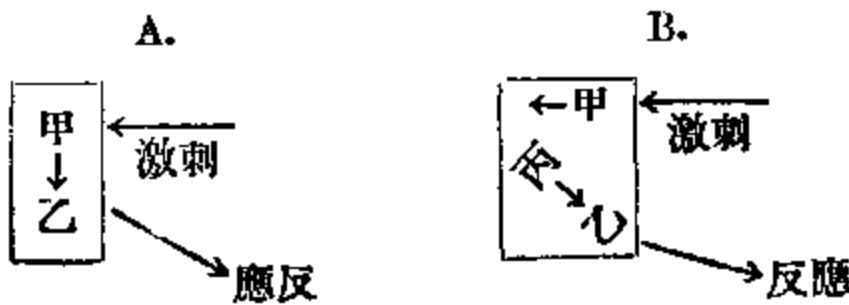
從此數定義中, 可看出一同共之點, 就是『一人照別人底樣』, 我們分析起來, 『照樣的行為就是摩倣, 照樣的感情就是同情, 照樣的思想就是暗

示」。三者既同有此特性，故極易混淆；三者既同有此特性，亦宜有個公名，故將摩訥底意義推廣本是近情之舉。且三者之特質是人與人間的影響，若就此點言，自然更無從分辨了。三者都是於覺知一種刺激後，而發生與刺激相同之反應，其區別不在『心象底歷程』而在『心象之性質』寬泛的說，就是知情意的分別。

明白了「照樣」這個觀念，許多人誤解同情之錯過，就可辨別了。許多人說同情心是仁愛行為之根本。是一切道德的行為之根源。此所謂同情實是溫情(Tender emotion)。譬如見着一個弱小無告的人就發生憐憫之心，兩方的情感絕不相同，一方是憂愁或自卑等感，一方是暢快或自尊等感。故不得謂為同情。同情底範圍很廣，見着別人喜我也喜，是同情；見着別人怒我也怒，也是同情。

明白了「照樣」這個觀念，以一切刺激為暗示之謬說，亦不攻自破了。瓦聰說：「從廣義言之，暗示是與心理學之全部相並存的，或者說，是與一般組織相並存的。當着吃飯鈴一響，你就到餐棹上坐起來，這就是再好沒有的暗示實例了」。（見行動派所見的心理學三三三頁）瓦聰要完成行動派之「刺激反應綱結說」(Stimulus-response-bond)，就將一切觀念之曾有加以否認，遂不得不故作躲閃之說。聞吃飯鈴而至餐棹，刺激與反應之間，全無若何相同之處，祇能以平常的刺激與反應看待，不可當作暗示。施暗示與受暗示固然也是刺激與反應，但牠底特別地方就是在反應是照刺激的樣。譬如在催眠中，施術者之於被施術者教以舉手，他即舉手，教以放下，他即放下。刺激與反應是在一條路上的。依我底解釋，暗示是一人承受別人底行動的觀念。承受以後，自然地見之於行為，即傑母士所謂觀念表出的行為(Hemo-motor action)。在承受活動以前是暗示的事。在承受以後，由觀念而見於行為，就不是暗示的事，最多亦祇能說是暗示

之當然的結果。所以暗示的意義，全在此歷程之前半（觀念之承受以前）瓦聰乃尊重其後半（由觀念而見於行為）且為之說曰，暗示與別的刺激不同的，祇是暗示中的刺激必定有效。以刺激之有效無效定暗示底意義，實去暗示之意義甚遠。在催眠中，暗示無效之事例甚多。教被施催眠者以舉手，他固然舉手，但教他以持刀殺人或自殺，他決不從命，此本最為顯著的事例，瓦聰竟不一措意。今圖示瓦聰及吾人之說之區別：



A圖是代表瓦聰之說，甲神經一經感受刺激就傳導於乙神經，乙神經立即發為反應。B圖代表吾人之說，甲神經感受刺激傳知大腦而變為觀念，代表之以丙，再由丙觀念命令乙神經發為反應。是故不同之點，就在中間觀念這一級。若由瓦聰之說，則不即時反應的暗示，(Delayed suggestion)即無從說明。催眠術中施術者常暗示被施術者以醒後若遇某事時即當某樣做（如醒後若遇我咳嗽時，你當敬我一杯茶之類），被施術者醒後果然如是做去而不自知其故。此際吾人可解釋以承受着的觀念一時潛伏於意識域以下，遇着適當的時候即行發動。行動派則必另尋一種遮飾的說明。總之，瓦聰將一切刺激都當作暗示，根本上已與一般學者相反，第一是因為他忽略了「同樣」二字，第二是因為他不認有觀念之存在。

此「照樣」或「同樣」一詞，說甚簡單，一加思索則問題紛起。所謂的照樣，是同樣呢？還是相似呢？兩人所相同或相似的，是結果呢？還是活動底歷程？現且略事討究。

欲討論此間等題當先知摩倣有數種不同。今將麥獨孤及克柏垂克

心理研究備忘錄

Kirpatrick 列表比較於下：

麥氏之分類		克氏之分類	
名稱	實例或說明	名稱	實例或說明
(1) 同情的吸收	如見人笑而笑等，起因於別人所發表的情緒之吸收。	(1) 反射的摹倣	如見人笑而笑等情緒之表出其刺激多為感官的。
(2) 觀念的表出	如兒童模仿別人底語聲、姿勢等，因注意的結果，而有類似的行為。	(2) 自發的摹倣	如摹倣車聲牛聲等衝動其刺激多為知覺的。
(3) 自覺的摹倣	如選擇模倣人物等經過思慮之結果。	(4) 志願的摹倣	如兒童學人擺頭等，皆以記憶的意象為指導。
(4) 結果的摹倣	所摹倣的是結果而方法與歷程皆不固定。	(5) 理想的摹倣	如節取名人底行事，以組成一個概念。
(6) 知覺性格的活動	如小兒見人弄唇他亦弄唇等，非情感的表現亦非觀念之表出。	(3) 扮戲的摹倣	歷程不是呆呆地摹倣，多有變化其刺激多為從前的知覺之意象。

(見社會心理學)

(見兒童心理學)

就此二表言，兩個第一類的摹倣，可以說摹倣的活動與被摹倣的是同一的，兩個第二類及麥氏之四五兩類亦是近於同一的，此外則為相似的，且其相似之程度亦有等級之差。然而所謂相似與同一，此二名詞，究竟可否並立，實為一疑問，吾意相似就是部份的同一，如 M N 兩字母，大家都認其相似，其實就是部份的同一，將該兩字細加審視即可瞭然。再且絕對的同一亦屬烏有的事，如兩個 m m 應該是同一，然而細加審視，他們所佔的地位，所有的形式，皆不是絕對一樣。所以一切同一皆是相似，不過相似到吾人不能驟然察察時就稱作同一罷了！所以摹倣上同一與相似之爭是很可不必的。

至若所摹倣的是行為底歷程呢，還是行為底結果，亦無什關係，祇是當時所摹倣的是在對象的那一部份的分辨，於摹倣底性質無關。我作文寫字，在我旁邊的小孩因而也拿起筆來寫，他何嘗管牠寫些什麼呢？祇是

要寫罷了！想慕古代名人底高風的人，如一般奸雄之摹倣諸葛，其所遵的事例既與諸葛不同，自然不能照樣畫葫蘆，不過是以他作一個模範以求作出些神妙莫測的事罷了！

一月二日

摩倣活動之解釋 摩倣活動是一種事實，一時代有一時代底風尚，一民族有一民族底習慣，摩倣之力量實為最大。現今社會學者討論民族間文化相同之點，多推源於摩倣，而不以為是產生於「人心之所同然」，如理澤士(Rivers)即主張此說之最著者。但同時心理學界輕視摩倣之價值者亦很多。最大的派別，可得而論列如左：

第一先說『摩倣本能派』 傑母士說摩倣是本能，前面已說過。在原書原頁上，他還有一句出名的話，常被別人指摘的。他說，「此類的摩倣，是人與禽獸所通有的，完全是一種本能」。鮑爾文於其心之發展之方法與歷程上(Baldwin: Mental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Processes)也常用摩倣本能這個名詞。此說已成歷史上過去的學說，現時已無人主張。國中時論家，時常仍用摩倣本能這個名詞，實因未嘗細思「本能究為何物」之故。本能究為何物？當專條研究，現在祇須知道本能活動之目的是特殊的，一定的，如小兒吸乳是一種本能，其活動循着一定的方向與目的而進行，不似摩倣作用變化之多，因為各種行為幾無一不在被摩倣之列。

第二再說與此極相反的一派，他們根本不認摩倣活動是生成的，可名為「摩倣非本性說」桑代克說：我找不着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人類底摩倣傾向是生成的。（見教育心理學簡本四一頁）但是他接着又說，有某幾種特殊的行動可以原始地激起旁觀者之相似的行動。往後他又列舉此等特殊的行動，如見人小笑而小笑，見人大笑而大笑，見人歎息而歎息……見人捉着某物而捉着某物之類。他祇承認此類的行動是摩倣的，其餘

他都加說明。此類的摩倣約略合於麥氏所謂的同情的吸射及克氏所謂的反射的摩倣。與桑氏同派的羅司維司和惠特來亦有同樣的主張。他們說：「現在一般的意見都否認任何形式的摩倣有所謂本能的基礎，惟一的例外，就是通稱為反射的摩倣的。人們因為別人笑而笑，別人哭而哭，別人跑而跑，別人望而望，………………別人打獵而打獵，此其故乃由於一種本能的性向。（見 Northworthy and Whitley：Psy. of Childhood P. 71）

桑代克承認此等特殊的行動之摩倣，(1)而反對有所謂普遍的摩倫性，(2)又反對其他各類之摩倫行動。他對於我們所見的摩倫事實又如何說明呢？

他說，一個人之所以照別人底樣去做，不是因為有種摩倫本能，乃是因為人類生來就肯『注意』於別人底舉止行動聲音笑貌以及生來肯因別人底『贊賞』而『滿足』的原故。這是他對於普遍的摩倫性的見解。他又說，摩倫的傾向必須解作別人底行動所引起之特種本能的反應之結果，或者是所引起的與該種行動發生了關係（於經驗底行程中發生的）的觀念與衝動之結果。還是用羅司維司底話顯明些。他說：「自發的摩倫與志願的摩倫，確是真的，不過他們是習慣。他們是學習來的，是養成的，正如別的習慣一樣」。這是他們對於別的摩倫行動的解釋。

宗吾人之意，桑氏底話是對的，惟須附以條件。我們所摩倫的行動固然是我們所注意的，但是我們所注意的，不必就是我們所摩倫的。譬如街上忽然有個奇裝的人，我們大概無不注意，但是未見得第二日就有人改了服裝。若是威爾遜戴着大黑圈眼鏡到了黃浦灘，那就不但引起了一般人士底注意，而且精益公司非即刻準備大宗威爾遜式的眼鏡，恐怕不能應市呢！說摩倫是因為要別人贊賞的原故，亦嫌有些倒果爲因。譬如小孩子頑皮，我們對着他說，「這個孩子真頑皮」，他也就不客氣的回答你說，

「這個孩子真頑皮」。此等事例，大概是見之於三歲至八歲（確期還待研究）的兒童，其行動是有意的報復，表示反抗，恐怕不能納之於桑氏底反射摩倣之中吧！試問此等摩倣，他可以取得贊賞嗎？他摩倣時，心內不是憤怒之感與畏怯之感參雜其間嗎？還有何滿足之可言。再看歷史上皎潔的人，每每不畏當時的冷嘲熱諷而尙友古人，追步前賢。這又從哪裏得着贊賞與滿足呢？且此等摩倣，眼前既無所觀，純是求之於想像中，適合麥氏所謂自覺的摩倣，與克氏所謂理想的摩倣，亦不得以注意解釋之。我覺得最公平的，要算史韜的話。他說：「幼稚的禽獸底與兒童底摩倣衝動多是不依賴經驗，而依賴生成的性向的。在雞羣中養起的小鴨，摩倣牠底社會環境是很有限的。本能的性向所傾向的行為，若有別人做出時，這種行為就引起了牠們底興味（按史韜於注意與興味二詞是互用的）於是摩倣的衝動就因此活動了」。按史韜之意，一面承認摩倣是一種生成的性向，一面又承認別種本能是與摩倣性向協作的。人心現象極為複雜，故其說明亦不可輕於取其一而排斥其一。吾人對於習慣（吾人所謂的習慣是後天的性格）與摩倣之關係，亦抱此同一的見解。

再看杜威底「同心說」他說：「平常所謂的摩倣，其根本謬誤，在把車放在馬前面，在將果作因。一羣之內，人同此心，是無疑的；他們彼此互相了解。他們底行為，傾向於遵循同一的觀念，信仰與志願，如果周境相同。自其外表觀之，也可以說是彼此互相摩倣」。（見民治與教育四一頁）同心發為同一的行為，固然不錯；但問此心何由而同？人心除天性是由演化而相同外，其餘的知識信仰習尚都是得之於社會，在幼稚時代，思考力未曾發達，其承受方式多為暗示與同情。暗示與同情，自一種意義上言之，也是摩倣作用，已如前述。

杜威於同心說以外，又另說兩個要素。他說：「有意的教訓，有若干

關係；從前的贊賞與非難，關係更大。……所謂的摩倣的結果實則大半是有意的教訓以及無意地求與社會妥協之心思所操的選擇勢力這兩者底產品。」所謂的有意的教訓，究作何解？無從揣測。且是否就是吾人所說的暗示，亦正是疑問。若就上文觀之，恐怕不免是的。在上文他說，「風俗之不同就是緣於行爲之真正刺激不同，並不必訴之於什麼摩倣」。此處吾人頗為疑惑，所謂的刺激，究竟何解？前面我們已說過，暗示本來就是刺激，所不同的是暗示底結果是產生與原刺激本身相類似的觀念。此處祇須說明摩倣與別的刺激不同，祇是因為摩倣的行為與被摩倣的是相似的。各民族風俗之不同，誠然是因為『模範』不同，故刺激不同；但換句話說，亦就是因為所模倣的對象不同。

杜威底說法很奇怪，他既說摩倣是個謬誤的名詞，入機又說什麼方法之摩倣比目的之摩倣好的話。尤奇的是這句話：「摩倣本能，正如別的本能一樣，可以在有效的行為之發展中，成為一個因素」。這樣看來，他又退轉去主張摩倣是一種本能了，吾人莫明其真意之所在。

第三再說中間的『摩倣性向』說。如麥氏是。此派承認摩倣是一種生成的普通性向，惟不漫然名之曰本能，祇認定數種摩倣是本能。如桑代克及羅素等都承認的反射的摩倣是本能，麥氏又謂他底第五類亦是本能。他底第五類，是說四個月大的兒童能見人弄唇而弄唇。他解釋此種單純的摩倣是由於生成的一種有表出傾向的性格。年齡既如此之幼，自然不得說此性格是學得的，祇好說是生成的極單純的一種本能。此外的摩倣祇是性向，並非本能。性向沒有本能之特殊的性質，乃是多方面的，普遍的。德理浮（Drever）亦是將摩倣，同情，暗示列到「普通的性向」之內而不稱為本能。他並說明本能與性向的區別說：「特殊的性向（按即本能）決定目的，普通的性向乃趨赴此目的」。（見教育心理學緒論

八一頁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我以為人們所摩倣的對象，其所以隨年歲不同，可以拿興味，注意，習慣來解釋的，若明白此點，則疑義全消了。然而桑代克們決不滿意。因為他們祇承認「刺激反應底結構」式的種種特殊性向而不認有任何普遍性向，已如克拍垂克之所云。（見兒童心理學要義四九一五三頁 Kirpatrick Fundamentals of child Study）克氏之摩倣定義最好，而羅司維司竟把他列入歷史上的定義之列，於此可見兩派之根本不同了！（克氏說：摩倣是一種性向，傾向於將知覺底對象重行履行一次，特別的是同族類的別的份子所發出的聲音與運動）。

此派的人於摩倣性向以外又常用別的性向以作解釋摩倣活動之協作的因素。蓋摩倣活動自反射摩倣而上，高一級，心意現象即複雜一份，摩倣的因素即多一份了。反射的摩倣或同情的吸射，或知覺性格的活動，可單以摩倣本能解釋之。及至觀念的表出或自發的摩倣，就可用注意，興味，觀念表出活動等相助了！過此而上，則習慣，自我觀念都有勢力了！

三 日

暗示

暗示與摩倣同情本屬一類，從前的學者且多混名之以摩倣的，但是學術是愈分愈細的，現在暗示之研究已成專門之事，未可就以摩倣視之了事。

暗示底歷程 分析暗示的歷程，最好是就延遲的暗示看。延遲的暗示，是暗示的結果不即刻發生，而待至相當的時候所暗示的觀念，才起而引起行為。譬如我於睡覺之前，自己暗示說，明天要早起，第二天果然早起了。從暗示之實施到暗示之實現，中間有很長的時間。這就是延遲的暗示。據此，可分為三個階級：第一是暗示觀念之發出。第二是暗

示觀念之承受。第三是暗示觀念之實現。從來討論暗示的，多於這三階段有所偏。就這三階段以歸納一切的討論無不可以容納的。1.就發出而分類，可分暗示為自行暗示與外來暗示兩大類，就發出而論暗示之成功，多言威信與大衆底勢力。2.就承受而分類，可分為自發的暗示，努力的暗示，引誘的暗示，就承受而論暗示之成功，多言注意集中法則，補助情緒法則，逆行努力法則。3.就實現而言暗示之分類，可分為觀念反射的暗示，及延遲的暗示兩大類。即就定義言，注意之點不同，所下的定義亦不同。最初有就發出階段下暗示之定義的，以為暗示必有施者與受者之兩方，通俗意中的暗示多半如此，至今直接暗示與間接暗示等名詞仍舊通行，即是此理。現今心理學界下定義的，多不復重視此段，而爭點多移於二三兩段。

先說重視第三段的。瓦聰說暗示與別的刺激之不同，是因為牠必定有效，其不當早已說過。而新南西學派之鮑多文 Baudouin 亦與此說接近。他說：在自行暗示中，其現象與平常志願的行為之不同，乃在其不自覺。蓋在志願的行為中，當局者是藉着有意的努力以實現其觀念，且不斷地審視其行動。暗示則可簡名之以觀念之不自覺的實現 The Subconscious realization of an idea (見暗示與自己暗示二六頁 Sugestion and Auto-Suggestion) 他又說，以觀念之承受為暗示之定義的，是祇知道外來暗示的人，若就他底意見，觀念反射歷程 ideareflex process 就是暗示(同書二四二頁)。我們於此不能同意，蓋有兩種原因，一種是一有觀念立即實行，乃是衝動的行為，衝動的行為祇是行為底一種，而非其全體；又一種是觀念是觀念反射歷程之一級，而觀念之表出力乃是各觀念所通有的，並非暗示的觀念之特徵。說到觀念底表出力，其間紛爭又多。反對此種議論的為桑代克。他說：「一種行動底觀念，(無論任何反應底觀念)，他自

身決不能產生該種行動」。他是攻擊傑母士同麥獨孤的我們再不必引用他們兩位底話。講此理最明白的，要算德理浮。他說吾們用「觀念」這個名詞是着重而且單獨提出心底歷程底認識方面。然而該歷程之全體並不僅是純然的認識。我們所可覺知的最純粹的理智的觀念實則是代表行動中的一條件或其一歷境；必須把牠當作孤立的，我們才能認牠為純認識的。欲持此說，不必採取極端行動派底見解，而謂觀念就是「隱微的動作習慣 implicit motor habits」。在實際的歷程中，固然確有隱微的動作習慣寓於其中，但是一樣的也有覺着的成份 Feeling elements 所以在實際上，一個觀念常傾向於實現於適當的行動中——這就是觀念反射歷程。」（見教育心理學緒論九一一九二頁）

若就吾人之意，則贊成就第二段以言暗示之特徵，就是着重在承受觀念。但是其承受是如理浮所謂的本能地承受——一種不自覺的現象。此點還是麥獨孤講的好。他說：「暗示是一種交通歷程，由牠而承受所陳述的意旨，不待邏輯的根據」。我們必須明白此點，才能辨別由思考所產生的承受，是與暗示不同的。

我們再將幾種承受法則審核一下。第一是注意集中法則。意謂觀念之傾向於暗示地實現的，常為些集中了自發注意的觀念。此說自某觀之是實。傑母士且謂一切意志現象皆是注意。然而吾人不能認此為暗示之圓滿解釋。鮑多文其所以有如是之解釋的，乃因其着重於暗示觀念之實現，吾人則重視承受。承受實其最要的一級，無承受即無實現。我們所承受的，固然必定是我們注意的；但我們所注意的，不定就是我們所承受的。譬如議院的辯論，反對黨對於敵黨的言論，無不充分注意，但決不輕於承受，更不至無邏輯的根據而遽然承受。所以此法則祇能描寫歷程中的一種現象，而不能完全說明。且在暗示中，最必要的現象，不是努

力——注意是努力的——乃是「平靜」注意集中發生緊張的現象，此與暗示的實際相去太遠。中國講涵養（我意涵養就是自己暗示）的人，多言「虛一靜」。暗示中的狀況，捨此三字，更無再好的形容詞。所以我贊成德理浮之說。他說：「此種承受之特質，乃在「但是」與「不然」等因素之「游離」。他底意思是說，無疑惑，無反抗，是暗示的承受之必要條件。傑姆士講觀念表出的行動時，也以無反對的觀念為其要因。明乎此，則威信與羣衆之暗示力何故強大，羣集本能與自卑之感何故可以說明許多暗示現象，就可了然了！

第二是補助情緒法則。意謂若以某種理由致使觀念可以涵納於一强有力的情緒中，則此觀念較為易於暗示地實現。此法則祇能為分量的說明（即暗示力強弱的說明）而不說明其起因。

第三見逆行努力法則。意謂意志與想像衝突時，想像常佔勝利。此法則是一種顯然的事實。譬如教學生提防某種錯誤，結果他果然有這種錯誤。但此法則之措辭是否正確？其功用之範圍究竟若何？則是另外的問題，我意應用此法則的範圍不可過濫。有許多相似的現象儘可是由於別種原因。譬如教英文文法第三身後面現在時的動字應該加-s，教者每每囑咐學生莫忘記了，而他們竟然忘記了。此等時際，應歸咎於舊習慣底勢力，而不可認為想像活動的結果，最多也只能說是空空的一個消極命令不能發生影響。其他還有因為本能作用致使較高的動機失敗的，講德育的人不可不知。然而此法則之存在並不因此動搖。我記幼時在私塾中，作文謄卷，生怕寫落了字，緊緊切切用心用意地謄。愈想不落，而落的愈多。即為此法則之證。然而此法則是否能成為一個最後的法則，而不容許更進的分析，待研究之處甚多。又所謂意志與想像之衝突，與想像衝突的，是否意志，亦有待於內省。學者間頗有謂此所謂意志

實則是想像者。自理論上言之，意志之力當不至小於想像。或者是兩種想像同時活動，有一強一弱之別而已。若就消極的命令言，則消極的想像更易激動恐怖的情緒，而使精神不能適當地活動。致易發生不良的結果，一如命令中之所禁止。

行動主義 Behaviourism 之派別（四日）

最初的心理學是研究「心」的，近代的心理學是研究「意識」的，最近的心理學是研究「行動」的。行動主義可謂最時髦的一派了。然而何謂行動？對此問題之解答不同，其學派亦因之而異。一派以為行動就是人或動物之所作的，瓦聰其最著者。一派以為行動是有目的的活動，麥獨孤其最著者。麥獨孤對於機械的活動與有目的活動分別最嚴。他說：目的之表現以及達到目的之追求乃是行動之特徵；行動就是有生物之特徵。（見心理學一九頁）。他又說從最高等的行動如人的行為以至最低等生物的行動，都有四種特徵。第一牠是追求一種目的的；第二途中如遇障礙，牠為同一的目的而可以改變方法；第三行動時有機體之全副精力都傾注於其目的上；第四相同的境遇，其行動可以相似，然而絕非同一。

反對此說的人多以「有目的的行動」這句話中的「有目的」三字明是指明行動者覺知其行動，故必須是高等的行動才能說是受決定於目的。於此麥氏答辯說，精神的歷程似乎常是一種追求的動意的歷程，而受發動與指導於認識的與了解的歷程。當着目的預先表陳時，若是朦朧，則行動亦不確定；若是細密，則行動亦完全適應於目的。故就行動之主觀方面說（意識），其間祇有程度之差而已。且認識祇是發動活動與指導活動，至活動之自身則是生成的動意的性向之活動。綜合言之，一切生活都是意志（如叔本華之所言）或生之衝動（如柏格森之所言）或生命之表現與結晶而已。（此節係雜取社會心理學三五三頁一六一三頁大意而成）分析地

說，麥獨孤所謂的行動，自客觀的言，是有目的的；自主觀的言，是有意願的，惟其程度有深淺而已。

極端的行動派對於這兩點都不注意。他們以為心理學與意識是不相關的，外表的行動已經就很够心理學的研究了，而且也是惟一的正當的材料。所謂的思想，觀念，意象等，不但是太主觀，太曖昧，不可做科學的材料，而且為了解可用科學的方法去觀察與實驗的對象——即行為，一計，亦是不必要的。筋肉的運動，腺與循環系統的變遷等，是他們所重視的。人與獸「想」什麼，「覺」什麼是無大關係的；有生物學上的價值的，乃是如何「做」；（參看瓦聰行動派所見的心理學）

意識現象乃是一種事實，如觀念意像，事實上有其存在，人所共覺，無可反對。如想像，如評價，在心理學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他們將此等現象抹煞，此其失一。有一種事實就有一種科學去研究，不論意識存立則已；不然，就不應先懷一功用的觀念。以定哪應研究，哪不應研究，此其失二。就進化的繼續言，各種高等現象不是忽然特起的，牠必有其低等的先驅，所以不當因為研究動物心理恐其不能有類似人類所有的意識現象，就從而將意識一概推翻，祇可就高等的現象之存在而推測其低等現象之或有。此其失三。意識就是吾人內心的經驗，也是機體行動之一歷境，那就是說對於環境反應的一歷境。棄此不顧，所了解的行為不能稱為完全的了解。此其失四。有此四失，故英國的學者多不重視牠。

德理浮是愛丁堡大學教授，當今有一名的心理學者。他說：要使心理學的定義完全，當說心理學是用心理的名詞以解釋有生體之行動的科學。不然，則動物行動之研究仍然可以成為一個科學，但是不是心理學，乃是生理學，或者是生物科學之新起的支派。此語是針對着瓦聰說的。平心論之，瓦聰對於生理與心理的關係這一方面，其功績實不可厚非。

德理浮又說，爲人類着想，宇宙間的根本事實，要算是經驗或名意識。這是不滿意於拋開意識的話。他又說現代心理學欲發達進步而不脫離心理學的正軌，當充分利用由自己反觀所得的結果以爲解釋各類材料之張本。這是不滿意於根本，非難反觀法的話。此後他更進而施以猛烈的攻擊說行動主義不必毀棄，所須毀棄的是極端派的行動主義，因爲牠是與心理學的真價值與真存在不相容的。這話說得何等激昂！見教育心理學緒論十一一二頁）摩根是不理斯佗大學心理教授，所著書籍甚多，尤以動物心理著名。他說：「所觀察的有機的反應，無論此反應是如何簡單直捷，人們總自然的傾向於假定此行動是有意識的；………此無足怪；一來是因爲有機的反應，無論是如何簡單，總不大顯著而直接地聽憑環境的擺佈；二來是因爲牠們好像很與一種目的有關係的，那便是說，牠們是直接，或間接維持生命而促進幸福的。所以行動如果複雜而其目的又爲我們所能注意並指出時，我們就以爲此種行爲也許是與吾人之複雜的有意識的行動同其性質的」（見 L. Morgan Animal Behavior P. 3.）從此一節也可見摩根對於意識的態度而不願做一個極端的行動派了！

還有一可注意的問題，就是桑代克在行動派中的地位。桑代克他曾自己申明並不排斥意識。他說：「行動不是與有意識的生活相對抗的，乃是容納有意識的生活於其中的。」（見教育心理學二頁）話雖如此說，但是他所謂有的意識的生活究係何意，實爲一疑問。他的學說的核心在「刺激反應的縮結」，此蓋是純客觀的名詞。看他所說的學習三主要法則，五副帶法則，無處不足以看出他是一個極端的行動派。例如準備律：一個行爲的單位已準備去作，若作則「滿足」，若不作則「煩擾」。滿足與煩擾皆是意識的現象罷！然而桑代克說：「事情中之滿足的情境是動物所不逃避而常有所行動以獲得牠並繼續牠的；煩擾的情境是動物逃避或改變

的」。（教育心理學五〇頁）這可謂絕對的不參主觀的解說了！更有趣味的是他解釋五副帶法則中之態度法則。他完全訴之於生理的狀態。他說：「一個小雞，隨年齡，飢餓，生氣，疲憊，等等之不同，對於外界的刺激亦就也許不同」。（教育心理學一三三頁）這又可見他是不出極端行動派的家法的。我們對於所愛的教員的功課肯注意，易有進步；不愛的則反是。這種現象是常有的，恐怕不可純用生理解釋吧！至其練習律與效果律之解釋過於機械，已另在人格之動力（見最近的中華教育界）文中言之，不多及。

書叢會學國中年少

件

物

小

一冊 一元二角

法國都德著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

法國都德的小說是很著名的他在這本小物件上用沈痛熱烈的文字描寫父子之愛母子之愛兄弟之愛男女之愛無不纏綿悱惻最後兩章寫書中主人翁達利的哥哥傑克之死和達利在一病中相見所得到的慰安讀書的人看到此處沒有不起無窮哀感的

中華書局出版

最 新 教 育 用 書

初等教育

法 學 教 計 設

半角四 冊一 譯乾有沈

設計教學法，近年已風行吾國，但尚少詳細研究之善本，故教者無所依據；本書係美國 Alice M. Krackwizer 女士所著，女士爲初等教育專家，根據其多年之經驗，著爲此書，學理與實例並重，極合一般小學教師採用。

(教)(育)(用)(書)

心理學是什麼幹什麼

美國 B. S. Woodworth 著

謝循初譯

心理學的範圍問題與方法

現代心理學，試用已證實有功效的科學方法，研究精神生活及其問題。心理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個人，個人是極複雜的，所以從前在一個長時期中，心理學能否成為一門真科學，好像是很可懷疑的；但他降生於十九世紀時，便跟着生物學與生理學跑，那班研究的人又殫精竭思，所以現在我們要彙集他全部的知識稱之為科學的心理學，他可受之無愧了。

心理學是一種科學了。是什麼科學？『靈魂的科學』，這是心理學的原義，上古的說法。『心的科學』，這是近世的論調。『意識的科學』，這是近代的解釋。『行動的科學』，這是最近的呼聲。

上面的界說，無一令人充分滿意。心理學不願自稱為靈魂的科學，因為靈魂含有神學的氣味，且暗示許多不能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的問題。心理學也很不願自稱為心的科學，因為『心』(The mind)好像含有一種東西或一種機器的意思，其實除腦與身外，我們尋不着這件東西；況且心理學是研究動作的，決不是摸索東西的。心理學也不喜歡自囿於意識範圍以內，因為他也要考察無意識的動作。至於『行動』，倒是一個適當的名稱，可惜他的意義與『行動主義的運動』太容易混淆。這個運動要將意識完全屏出心理學範圍之外，或者至少也認意識為無關緊要的。『行動心理學』，按今日的意義而解，為心理學的一部，不是心理學的全體。

要想知道心理學究竟是什麼和他的範圍應該是什麼最妙的方法，莫若看看心理學家究竟幹什麼，看看他們所要求的知識是那一種知識。這

樣看法定能發現許多現在心學理家正在探討的問題，此種問題，有的是實際的，有的不是直接關於實際的。

(一) 心理學的種類

差異心理學 常能惹起初學心理學的人之興趣的，要算是人們怎樣差異——不同的人在同一的境遇裏怎樣動作——與為什麼差異一類的問題了。若是我們考查一班心理學專家，他們也是在那兒研究這種問題。他們測驗千千萬萬的個人，莫非要知道那些人怎樣差異，差異的原因是什麼，遺傳有幾許影響，環境有幾許勢力。在兒童法庭中的那班心理學專家，專門測驗每個青年的罪犯，一則要知道他們智能的程度，一則要明瞭他們特別的行為與態度。

歐戰時軍隊中的心理檢察官，也有這樣的用意。新入伍的兵士的智能，有測驗的需要，因為軍人的經驗已證實低能的人不能當好兵，高能的人，若是身體強壯，好勇多謀，可充最好的高級的軍官。

應用心理學 兒童法庭中的心理學家，軍隊裏的心理學家，皆把科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人生問題上。心理學的應用，不只在此，且能推及到教育醫術商業及其他職業上。科學的知識，使你能够『預測』能够『控制』。你若是用智能測驗法，檢出一個六歲的低能兒，你便能預測他在學校裏普通年級中得不着多大的利益；那麼你也就能夠控制他的教育以謀特殊的栽培。當歐戰初起時，軍隊裏的新兵，有幾排進步很速，有幾排進步很緩，因為一排落後，使全營停頓了幾個月。後來應用心理測驗，才發現在那些落後的隊伍中，低能的兵士佔多數。從此以往，招收新兵，皆須用智能測驗，來均衡各排的智能，以謀訓練上同步趨的進步。這便是一個『控制』的好例。

科學的實用，惹起大部分的人們羨慕，有些人簡直沒有耐心去研究那

心 理 學 是 什 麼 幹 什 麼

種似乎無實用的科學。但是無論那門科學，不問他應用到多麼廣，根本上必要終久是『純粹科學』，必要終久作求知的功夫。應用的科學的知識，當我們初求他的時候，大都毫無一點應用的念頭。電學便是個最明顯的例。電學起於了解某種奇相的要求，不為別的，僅為好奇而已；但這種現象的知識發達到某種程度時，許多的用途自然而然的便發明了。心理學也是如此，其初是一種純粹科學，近來才有人把心理學上的原理應用到人事上。所以初學心理學的學生，雖然很可以應用他所學的，但為開始計，卻應該讓求知的欲望去指揮他的全副精力，卻應該深信知識愈是科學的（愈完全愈有系統愈切實），應用愈是寬宏。

普通心理學 心理學不是專論人們的差異，也要研究人們的相同；其實人們怎樣相同，是他的中心問題。『我們』怎樣觀察，怎樣學習，怎樣記憶，怎樣想像，怎樣思考？我們有什麼感覺與感情，我們有什麼情緒，什麼本能，什麼先天的後天的衝動？我們生長時，我們的自然能力自然衝動怎樣發展，怎樣組織？心理學研究成人，也研究兒童，並且也研究動物。心理學考察常態的人，也考察變態的人。所以你可以見着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的書籍與課程。普通心理學——或簡稱心理學——須要討論涵蓋這些特殊心理學的原則原理。

(二) 心理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

一個好的心理學界說，可以將心理學從別種科學中區別出來，特別從那些關係很深的毗連的科學中區別出來。

心理學與社會學 由邏輯上辨別這兩門科學，沒有困難。社會學研究人羣的活動，心理學研究個人的活動。他倆或須注意同一的社會運動，如選舉是，但社會學看選舉是一件整個的事，而心理學卻要把它分成各個投票人的動作。就理論上說，這種判別是斬然截然的，但實際上

未嘗如此，因為社會學也要明白各個投票人的動機，心理學也想知道大多數的結果。一切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等，皆有心理學的一面，因為他們都要明瞭驅使人們行為的原動力。社會心理學為研究社會關係中的個人的學問。

心理學與生物學 生物學為研究衆生的科學，心理學為研究衆生精神方面的科學，故生物學包括心理學。生命的科學包含精神生命的科學。我們可以說心理學是生物學的一部，或說他是一種生物學的科學。心理學與其他數種生物學的科學，互有密切的關係。動物心理學與研究動物行動的那一部分動物學，便是相混。生物學中的優生學與研究心理的遺傳及其發展的發生心理學，又是相雜；所以生物學家也搜集低能與音樂技能遺傳的材料，心理學家也討論普汎的遺傳論。

心理學與生理學 一切科學中與心理學關係最密切的科學，便是人類生理學與動物生理學。就廣義而言，生理學為研究機能或活動的生物學；那麼生理學也包括心理學了。在實際上，心理學專論欲望思想記憶等等『心的機能』(mental function)，而生理學專論消化血脈循環等等『身的機能』(bodily function)。但這種鑑別是很粗糙的，在許多地方難以成立。

我們把感覺列入何處？他是『心的』，還是『身的』？生理學研究感覺，心理學也研究感覺。或者生理學要格外詳細的考察感官的動作，而心理學卻要格外詳細的討論感覺的分類，及感覺對於事物之認識美感之喚起的功用。但這兩門科學的分界，卻沒有像在這一點上顯著。

語言也是屬於這兩種科學領域以內的。生理學向來研究聲官的動作及支配語言的神經之位置；心理學向來研究兒童學習語言的歷程及語言與思想的關係，並且格外注意口吃失言以及其他所謂心理的語病。

心理學是什麼幹什麼

要想舉出一種『心的』而同時非『身的』活動，確是很難的。思考好像是純粹心的活動，然而要沒有腦的作用，他是不可能的；腦屬於身，如胃一樣。腦的活動是身的活動，為生理學研究的對象。

但要舉出一種純粹『身的』而同時非『心的』活動，也是同樣的難。例如消化作用：在未吃任何食物以前，我們若預念一種可口的食品，可以興奮消化液的流動；在發怒或恐懼時，消化作用也可以猝然中止。所以生理學家也關心情操，心理學家也留意消化。

心理學與生理學當中，我們簡直尋不着明顯的分界；但概而言之，心理學觀察所謂『心的』活動，並且認定這種活動是全個人的活動，不是數器官的活動。

(三)意識的科學

心理學所研究的活動，照例是有意識的；生理學所研究的活動，大半是無意識的。消化作用常是無意識的，心跳除錯亂時，總是無意識的，膽的動作完全沒有意識。那麼為什麼不說心理學為研究有意識的活動的科學？

這個界說，或者要受生理學的攻擊，因為生理學自己也研究有意識的活動——例如語言，特別是感覺。

心理學也要反對這個界說，因為他不願僅用有意識的活動來限制自己。無論何項動作，在初次學習時，都要有種入微的注意，等到練習熟了的時候，便無須要留神了；他始而是有意識的，寢假變為無意識的，但心理學必須考察他由始而終的全歷程，以便澈底的明瞭練習的功效。所以心理學有『無意識』(the unconscious)『下意識』(the subconscious mind)的觀念——關於下意識有無的問題，心理學家沒有一致的主張；但他們都認無意識的問題，很可以列入心理學範圍之內。

雖然有上述的非難，我們仍能說爲心理學研究的對象之『代表』的（typical）心理歷程，是有意識的。無意識的心理歷程與有意識的心理歷程雖不同，卻『相似』，這便是無意識的心理歷程與無意識的生理歷程相異的所在。

所以把心理學的範圍，規定在有意識的活動及與有意識相類的活動上，是個正確的辦法。

（四）行動的科學

反對心理學爲意識之科學最有力的，莫若一班動物心理學家。他們用證據確鑿的工作，已經證實動物爲心理學一種很好的研究之對象，已經從動物上發現許多關於本能與學習很重要的事實。但從這種研究的性質上着眼，他們實在不能觀察動物的意識，他們僅能觀察動物的行動，僅能觀察在已知的境遇下動物所發的筋肉運動（有些地方有腺液的流動）。所以有些聲名赫赫的心理學家，警告這班動物心理學家必要用意識的概念來解說他們所獲得的結果，否則便不能稱爲心理學家。但是他們一聞這等警告，便反叛起來。他們當中有許多健將，築起森嚴的壁壘，堅持人類心理學如動物心理學一樣的爲行動之科學，從來我們把心理學認爲意識之科學，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動物沒有意識，是個很自然的臆說；然而無論如何，你總不能直觀動物的意識，你也不能用邏輯來駁倒謂動物是機械的哲學家。你尤不能詳細細細的懂得動物任何時的感覺或心境究竟是什麼；要知道這個，你必定要有一種由動物親自得來的可靠的報告。各個體必要觀察自己的意識，沒有別個體能够從外觀察的。行動派於『意識心理學』的反對，一部分是由於不信內省法而起的；並且他們以爲這種方法，連人們用來觀察自己的意識，也是不可靠的。

心理學是什麼幹什麼

若不顧到『觀察的方法』我們實在很難下心理學的界說，因為方法限制所觀察的事實，事實又規定這門科學的性質。心理學有兩種觀察的方法。

當人發出任何動作時，有兩樣可以觀察的事實，一為客觀的，一為主觀的。客觀的事實包括身體任何部分的運動，腺液的排泄（如涎汗等），身體運動所產生結果——如東西的移動，路程的經過，靶子的射中，紙上的痕跡，數目的增加，聲音的振盪等等。這類客觀的事實，別人能够觀察的。

主觀的事實，僅有行動的人能够觀察。他行路時，別人觀察他腿的動作，比他自己觀察好得多；但腿上骨節與筋肉的感覺，惟有他一人能够觀察。沒有別人能觀察他愉快的或痛苦的心境，也沒有別人能知道他在想他的行走還在想別種事實。不錯，他的容貌是客觀的事實，是可以暗示他的所思所感，但我們卻沒有切實的方法來觀他的相，測他的心。一個人表面上好像打盹一般，其實他是注意周圍的現象。一個兒童表面上好像帶着天使的面具，其實他是瞑想他的煩惱。要想搜得主觀的事實，我們不得不認本人為惟一的觀察者。

(五)內省

內省是個人對於自己有意識的動作之觀察。內省又叫作主觀的觀察。內省確是一種觀察，不是或然的玄想，也不是過去經驗的推考。內省為事實之直接的觀察。

內省很簡單的例，便是後像（after image）的觀察。向亮的電燈凝視一刻，再把眼睛轉向黑處，看看亮的火絲是否在那兒，這就是所謂後像的是。此種簡單的內省，生理學如心理學一樣，也用來研究感覺，並且用來得着許多精確的結果；惟有最強悍的行動主義者否認他為一種好

的觀察法。

但心理學也要用內省法來觀察繁複的心理歷程；在這兒我們便不能不承認內省有困難了。你簡直不要希望你能精密的觀察數秒鐘的心理歷程，因為你必定要讓心理歷程自然流蕩，你萬不能用觀察力來阻擋他的行止，你只能在這歷程未滅跡以前，用你的『心眼』（mental eye）來行『內省』的觀察。不錯，一種感覺或感情或觀念盤桓意識中，大約總有數秒鐘之久，這本可以內省的。在理論方面，這種內省實在沒有非難的地方；但在實際方面，他卻有困難，並且有欺騙的手腕。請試試一行數目字：先將數目加起，然後即刻便內省加的歷程在心中究竟怎樣經過的——心中所說的數目等等。請再試試填句的歷程：『植物學不能用內省法因為○○大概沒有○○○歷程』。其初恐怕你要感覺內省的困難，因為你心中有一種目的的時候，一等到達到了，你的心便自然的轉向別的事情上，很難回轉到達到目的的歷程上。但借練習，你也能獲得些這樣內省的技能。

個人間繁複的心理歷程，比簡單的差異更大，這便是內省的一個困難。所以不同的觀察者若是各觀其心，總得不着同樣的事實，並且誰也不容易糾正誰的報告，如後像與其他感覺的簡單內省，或如別種科學所做的觀察。就是深有訓練的內省家，要詳細的描寫思想的歷程，大家也不能一致，這或者是我們向內省作一種過分的要求。我們萬不能希望內省能够給我們顯微鏡下的底細。但是內省卻能供我們以大致不差的事實。例如誰能懷疑習慣的動作少有意識作用？誰能不信默言心語常有思想伴？然而要實證這種事實，惟內省能之。

（六）外觀

但是要說向來所慣說的，以為心理學純粹是一種內省的科學，不用別

心 理 學 是 什 麼 幫 什 麼

種觀察法，於事實實在是荒謬之談。

動物心理學上的觀察完全是客觀的。外觀的觀察者，非觀察自己，乃觀察別的事物。在動物心理學上，心理學家為觀察者，動物為被觀察的物。

兒童心理學也是如此，至少於頭幾年的兒童是這樣的。你要知道嬰兒的心理，切不能依賴他的內省，但你能察看他的行動。神經錯亂的人，也不是可靠的內省家，所以變態心理學的研究，也大部分應用外觀法。

但是對於為心理學標準的對象之常態的成人怎樣？他完全內省自己，還是心理學家可以外觀他？一定後說是對的。其實一切心理測驗，如差異心理學所用的，差不多都是外觀的。測驗者給被測驗者一件事做，然後可任擇一方面來外觀他的動作。測驗者可以觀察他成功這件事所佔的『時間』，或在固定時間內所成功的『量』；也可以度量他工作的『優美』，或他事情的『困難』。這種試驗測量這點，那種試驗測量那點；但他們皆是客觀的觀察，絲毫不靠被測驗者的內省。

差異心理學上的測驗是如此，普通心理學上大多數的試驗也是如此：動作者是一人，觀察者又是一人；在性質上說，這種觀察實為客觀的。例如你現在研究記憶問題；你可以叫一個人於某種指定的條件下記憶一課書，看看他記得有多麼快，多麼好；然後你再給他同樣難的別一課書，將條件換一換，看看他記得比前次快些還是慢些，好些還是壞些。這樣你便能發現何種條件對於記憶是比較的適宜些，那麼你也便能推出用何種方法可以促進記憶。你做這個試驗時，從頭到尾，都無須要那被試者內省自己；這便是外觀一人於某種條件下所成功的事業許多試驗之一種。

還有別種客觀的心理觀察，他的目的不在考查動作者的成績，乃在注意動作者於看書時，或動情時，或做夢時，或醒悟時，或起別種心理歷程時

所有的呼吸上，或心跳上，或胃動上，或腦流上，或手和目無意識的運動上之變更。

從歷史上的事實看起來，上面所說的兩種外觀法，都不是那班自命為行動主義者介紹到心理學上的。實在不是的；自心理學成為試驗的科學以來，這兩種方法已經是心理學的共產了。成績測驗法比內省法向來是格外常用的。行動主義者所成就的，為根本推翻意識心理學家曾堅持主張以為內省是研究心理學惟一的法門；這的確不是小的功勞。但我們若是附和行動主義者，完全棄絕內省，那未免太趨於極端。這種消極的說法，沒有什麼意義。讓我們運用任何可以獲得事實的方法，來搜集心理的事實吧。

(七)心理學的普通方法

『試驗的探討』(Experimental attack) 可以採用內省或應用外觀。如上節說記憶的例子裏面，試驗法要控制心理作用的條件，要有系統的變更條件，然後看看被試者的心理歷程或其結果如何。只要所觀察的心理作用是能控制的，心理學家都以為試驗的探討是最好的方法。不幸，情緒與思考難於控制，因此心理學了解他倆，比較了解感覺與記憶，進步緩得多。研究感覺與記憶，早已用試驗法了。

別種探討的方法，值得與試驗法並提的，便是『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你比較個別的，或一羣的，或物種的動作，以觀其異同。你看那樣行動是通常的，那樣是例外的。你設立種種通則，看看人類與這通則相合的程度如何，再看看個人與這通則相差的程度又如何。你做種種不同的測驗，來精密的度量個人的動作。不特如此，而且你要用那所謂複比法 (double comparison) 或互繫法 (correlation)，來求得種種心理的（與身體的）特性間之關係。例如你可觀察許多不同類的動物，比較他

心理學是什麼幹什麼

們的智能，比較他們的腦量，比較他們的智能與腦量相互的關係。智能愈高的物種，大概腦量愈重；根據這件事實，你很可以斷定腦量與智能總有幾許的關係。但是若用這樣的關係來衡量個人，那就有許多例外了（愚者腦大，智者腦適中）；所以又不得不承認別種因素的重要，如腦的纖維的組織之完備是。

測驗與互繫，在近代心理學的方法中，已是出類拔萃了；所以他們能與嚴格的試驗為伍。測驗有些方面，即是試驗，至少是以試驗為根據的。但他卻有不同的地方：試驗在試驗室中，設備能變換的條件，觀察幾個人的動作怎樣因條件變更而不同；而測驗不然，在試驗外，用一類固定的條件，觀察千千萬萬的個人，是測驗的能事。試驗屬於普通心理學，而測驗屬於差異心理學，因為測驗第一職能為指明個別間相異的所在。但測驗的結果，卻應用很廣；他可以帮助人選擇職業，他也可以考查智能與腦量是否互繫，雙生子心理上與身體上是否有一樣的相似，智能與道德大致是否同步趨的共進。

『歷史法』(genetic method)為另一種探討心理學的問題的方法。他的目的是在追溯個人的或種族的心理的發展。他可追溯普通智能的發展，或特殊的心理動作的發展。他可隨從兒童學習言語進步的步趨，或由最原始的音直至今日文明國的國語的遞演。他也可以追溯一種動作繼續練習的進步。

歷史法的價值是很顯著的。機能或動作的開始，都是比較的簡單而容易觀察，容易分析。況且心理發展的歷程，自身有研究的價值。

『病態法』(pathological method)與歷史法關係甚深，但病態法非追溯精神生活的發展，乃追溯精神生活的頽敗。他探求年齡增加智能減低的線索，腦病的虧損，與瘋狂等症所顯現的變態。在這兒心理學與狂瘋心

理學 (psychiatry) 便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狂癲心理學為醫學的一枝，現在心理學中由病態法獲得的知識，差不多全是他貢獻的。

病態法的目的，一方面要明瞭變態的精神生活，以便從事預防或醫治，一方面要借變態的精神生活的知識，格外的明瞭常態的精神生活。正如動作的發展，可以顯明動作的完善，所以機能的衰微，也可以現出機能的內包；因為我們到機器錯亂時，才知道機器應該怎樣動作。失敗指明我們如何成功的條件，變態告訴我們怎樣保持常態的方法。按狂癲心理學家說，心理的疾病，根本是起於情緒與欲望的失常，與智力無甚關係；所以他們深信病態法為研究情緒生活很重要的方法。

(八) 結論與界說

我們對於心理學的範圍目的與方法，已經作了一種迅速的導言的概覽了，現在應該是站在能下界說的地位了。

我們結論：心理學為生命科學的一部，是精神生命的科學。生命存在歷程中或活動中，心理學是研究精神的歷程或活動之科學。精神的活動，普通而非普遍說來，是有意識的；凡生物的活動，若是有意識的或與有意識的相近的，我們大概都能認他為精神的或心理的。凡活動能分析成為身體的器官作用，皆為生理的活動；凡發自一生物全體的動作，皆為心理的活動。約言之，心理學為研究生物有意識的或近有意識的活動之科學。

心理學興趣，非在死的物體上，也非在超物體的心靈上，乃在活的動的個體上。

關於「心理學的見地」(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還有幾句話。在平常生活中，我們都站在個人的地位上，觀察我們所認識的人。我們以他們的行動與我們自己所發生的影響為標準，或以社會上公認的是非為標

心 理 學 什 麼 是幹 什 麼

率，來估定他們行動的價值。我們不是獎勵，即是指責。但是心理學家的說話，絲毫不含褒貶的意思，他是個探討事實的人。他要知道人們的行動，要了解人們的行動，並不想向行動下判斷。若是他被請到一個學校裏或兒童法庭裏，考驗成問題的兒童，他的態度與教師或審判官的完全不同；因為教師或審判官免不了要向那班兒童下褒貶的判斷，但這位心理學家僅想知道兒童的行為而已。幼年的罪犯，一帶到法庭的測驗室中，心理學家便見着那種非常的氣色，但他決不責備他們，也不誇他們為善，他僅求他們共同努力來發現他們的行為何以至此的原因。這種心理學的態度，未必就比別種態度好，但在他的地位上，的確有不可磨滅的價值，這從那罪犯幫助心理學家明瞭非常的行為一件事實上，可以看得出來的。這些兒童覺得自己或者可以得救，倘若心理學家找着他們犯罪的原因，其實世界皆是必然的；直到我們獲得事實，求出事實間的因果關係，而可以控制事實的時候，才能算是確定的。心理學家觀察人的時候，雖然好像無情無義，但要總觀其成，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再比心理學格外合乎人道了。

由心理學家看來，行為是有因果的事實，是合自然律的事實。心理學的職務，為發現關於人性的自然律，為應用所發現的來解決個人或羣衆所表現的問題。在他的眼光之下，就是一霎間最無意思的行為也有原因的，就是最不可思議的行為也有解說的——只要原因有探討的可能，但他決不假定他總能發現原因，因為心理活動的原因常是複雜的。沒有人能時時刻刻的做一個心理學家；也沒有人對於自己與鄰居，能够或應該時時刻刻的擺出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matter of fact attitude）。但任何人於心理學的態度，若有幾許經驗，總可以得着實際上的扶助；他的洞察力，容忍力，控制力，皆要強烈些，就是生活的目標，也要高尚些，純

潔些。

現在美國心理學界中的戰爭，不可不謂激烈了。言其派別，有構造，機能，行動三足鼎立。言其健將，構造派有Titchener Washburn等，機能派有Angeus, Woodworth, Pillsbury等，行動派有Watson Lashley等。言其方法，構造派偏重內省，機能派兼用內省與外觀，行動派僅用外觀。各自鮮明各自的標幟，各自森嚴各自的壁壘。就我現在的智識程度而判，我總覺得構造與行動兩派有點兒偏，機能派似乎穩重得多。這或者是犯了中國人常犯的歡喜調和折衷的毛病吧。

本篇即機能派的健將Woodworth（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最近的著作心理學的第一章。此書可作大學或高等師範的課本；我很想在本年內將全書譯出。但我知道我的譯筆很笨，所以希望讀者斧正一切！——譯者識。

書叢會學國中年少

史學文國法

角二元一 冊一 編璜李

法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常居極重要之位，更與現代世界文學有甚深之關係。本書自十八世紀福祿特爾盧梭以次以迄今日之法郎士羅曼羅蘭以人物爲經，以時代及文學上各種主義爲緯，詳述各作家之生平性格、作品以及其在當時及現在之影響與勢力，莫不源流得一系統之概觀。對世間各國文學亦可略明。其趨勢全書三百面，附各作家肖像二十餘幅。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珊瑚之淚

新文優瓦女士，藝名珊瑚，自扶病演「項羽與劉邦」劇中之虞姬卒倒以來，貧病交侵；近聞已廢棄其前途有聲之舞台生活與其老母賣眉墨於芝口之小巷中。余觀伊演劇甚多，其藝風楚楚可憐，且至堅實，為識者所屬目，今乃若此，惜矣。

田 漢

玉雪兒無聲

飛滿了東都

東都無限樹

樹樹白珊瑚

雪深不掃

名園春曉

好鳥兒一時來

都贊嘆珊瑚好

選自田漢著江戶之春詩集(1922)

春曉忽成春晝
依舊滿園如繡
樹影一剎剎兒移
珊瑚一分分兒瘦

她的身子既太弱
太陽光又難避
你看那斷續續流的
都是珊瑚的淚

*

*

*

東都春雨曲

田 漢

東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習習地風吹朱戶
蕭蕭地雨滿銀街

像這般濃艷之都
您獨那般清澹
輕飄長袖之衫
斜打紫油之傘

懨懨地鎖着眉尖
盈盈地含着眼淚
在這雨絲風片中間
越顯得亂愁如醉

偶然停住了圓膚
默默地低垂粉頸
好像在街水中間
自顧娉婷的孤影

人影伶仃漸遠
雨聲漸瀝難聽
寂寞兩行銀杏
朦朧幾盞街燈

落 花

田 漢

落了這一滿地的花
一片片像魚鱗似的
園子裏沒一株櫻樹
這櫻花那里來的？

四

四

四

秋風裏的白薔薇

田 漢

蕭瑟瑟的風

冷清清的露

樹葉兒黃

花枝兒瘦

杯裏沒有酒

筆底沒有詩

多謝秋風

送薔薇一枝

秋風呀秋風！

枝可搖而不可折

春風既愛她的熱情

您更應愛她的純潔

*

月下的細語

田 漢

杜鵑開着燭紅的花
玫瑰含苞還沒有放
人細語在松枝底下
月兒斜掛在松枝上

『…愛我便請您信我
有信心纔算愛情
信我心和月兒似的清明
還請您愛他有圓缺陰晴』

『我深深地望着月兒
月兒也深深地望着我
我把全生命愛他
他也非把全生命愛我不可。』

露珠濕了杜鵑花
玫瑰含苞將要放
人細語在松枝底下
月兒正掛在松枝上。

落葉(一)

田漢

老婆拿竹筢
林中爬落葉
落葉一皮皮
斜斜敲瘦頰
倦鳥歸寒林
凍雲橫古堞
何事忽傷心
停絕淚盈眶

落葉(二)

田漢

美人默無語
林中燒落葉
青光照朱顏
寧艷不可說
願將戀之惱
付與烟俱滅
落葉已成灰
蒼烟仍鬱結

秋 之 輞

田 漢

手兒搖

髮兒飄

步出郊頭

秋之輞

長隄

狹道

風吹

秋草

愛人啊

莫邊

草長

露多

詩

江戸之春

林深

霧重

晨光

如夢

愛人啊

快來看

一抹曉雲間

白頭山！

※

※

※

暴風雨後的春朝

田 漢

好月兒

剛伴我

過元宵

半夜裏

雨淋潤

風怒號

樹枝搖

門板裂

電絲鳴

像名將

帶強兵

打雄城

一醒來

天又清

日又好

家家的

短牆頭

啼小鳥

江戸之春

分明是

頤和平

傷戰爭

春風裏

曼陀璉

一聲聲

*

*

*

秋葉庵飲冰

田 漢

I

綠沉沉

涼颯颯

喝幾杯兒

Banana^{*}

II

笑嘻嘻的

主人口

嫩纖纖的

梅姐手

III

Ichigo^{*}

Lamune^{*}

日已燒林

不想回

* 咨飲料名。

屈利斯坦與懿蘇爾特

Tristan and Iseult

By

Matthew Arnold

田漢譯

屈利斯坦與懿蘇爾特是英國一種戀愛的傳說。以這種傳說為題材的作品，以我所知，(1)有德樂聖華格勒的歌劇；(2)有法小說家白矩的小說；(3)有英文豪阿塞西蒙慈的詩劇。惟獨 *Tristan and Iseult* 而通過各作家之藝術的演進形態乃各異。余最愛 Wagner 的歌劇中之所傳者。（年內擬譯“華格勒樂府本事”，爰此故事特者可垂覽焉。）茲據其大要：

屈利斯坦 *Tristan* 者康威爾王馬克 King Marc 之甥也。王喪偶無子，將以其甥為嗣。屈利斯坦又英武絕倫，嘗為康威爾解絕大之困難。然羣臣中忌之者亦多，因讒王再娶。先是屈利斯坦曾與一愛爾蘭勇士戰，死之，已亦中武士劍上所置之毒，因泛舟至愛爾蘭求醫，扮一歌時少年入王之宮庭。王女見而憐之，女即懿蘇爾特 *Iseult* 也，女母精藥石之術，女之感熱看護，病乃大瘳。一日女發 *Tristan* 傷劍，見有缺痕，始悟少年即為殺其聘夫之仇人，欲手誅之，乃不能下刃。因遣之去。*Tristan* 討歸則力述所遇并盛稱愛爾蘭王女之美。至是羣臣諫王娶女。王因使 *Tristan* 厚禮往聘。愛爾蘭王許之。*Tristan* 乃載女俱歸。方 *Iseult* 之首途也，其母私以愛酒與其侍女，囑於大婚之夜飲王及新后俾愛情長久不變。舟將抵康威爾時王女命酒與 *Tristan* 對酌。侍女誤以愛酒與之。於是為倫常禮俗所隔絕之兩人間乃發生極熱烈之戀愛。

懿蘇爾特與 *Marc* 王大婚後，日處宮禁中，而愛情之絲則無時不繫綴於 *Tristan* 之左右。*Tristan* 雖明知 *Iseult* 今既為王后又為舅母，然為覆面小兒之矢所中英焰自抑其懷孽之情。知此意者惟有 *Iseult* 之侍女。伊多方設法使兩人密會于宮城邊之森林中。奈奸事多露，不久即為忌 *Tristan* 者所知，密告馬克王，并乘二人再會之時引王觀之。王怒如火至，謫于王者舉劍

據 Tristan 傷之。王立命放逐 Tristan。Tristan 暫避居郊野，精神上肉體上之創痛同時並發。其處後乃與其奄奄一息之主人歸舊領 Brittany，養疴森林中；Tristan 痘日劇。惟日薑 Iseult 來或少慰其痛苦。因遣使告警，集百計欲託出宮庭，急切乃不能。迨出，急揚帆赴 Brittany，又不幸為風所阻，及抵 Brittany 時，Tristan 已將為愛神所放棄而為死神之俘虜。今所謂之長詩所記即彼二人最後之對話也。Tristan 誓死，Iseult 實自殺以殉。

順利斯姐

僕人，擎起燈來，使我能看見她——
驕傲的王后，然則你畢竟來了！
我等得好苦，而且病得好苦：
您來的這樣遲，您太殘酷了。

蕊森爾特

可憐的病人啊，您莫怪我來遲了：
宮禁森嚴使我沒法子脫走。
您真實既往的事，但看眼前：
我來了一我們會了面——我握着您的手。

順利斯姐

不錯，您來了，——您重來會我了；
您膽子很大：但已經過遲救不了我。
現在您也不必怕人家毀壞您的名譽。
我要死了：您可願替我造一所墳墓麼？

屈利斯坦與德蘇爾特

德蘇爾特

屈利斯坦，求您看主的面，言語仁慈一點！

您這些譏刺的話真是從何說起？

我已經被憂愁傷了，旅途勞瘁了——

至愛的屈利斯坦——你拿拿我的手，瞧瞧我的樣子！

屈利斯坦

我忘記了，你是走海路來的。

不錯，浪花還露着您的外衣和雲髮。

但是，高慢的王后啊！您的黑眼睛並沒有變暗

你的絕代容華較前此尤為絕發。

德蘇爾特

咳，刻薄的諂媚者！請您莫稱贊我的容華，

我，也和您一般，早已朱顏非昔。

您拿我的手，觸觸這些消瘦的指頭兒——

瞧我臉兒和嘴唇，他們是何等蒼白。

屈利斯坦

您真蒼白了許多：一可是你那溫柔的魔力

並不與愁慘的年華一同流去。

咳，您站在月光裏那種丰姿何等美麗啊！

德蘇爾特！我想了你！——您可願同居此處？

藍蘇爾特

您不要怕我走了，我將永遠隨着你；
我將看護您，服侍您，安慰您的痛苦；
我將為您唱那真正久別的情人
在他們的生涯之夕重逢的樂府。

屈利斯坦

不，您不要說了；再說時，我或許
在您那宮庭式的言語裏發見什麼變心，
坐一坐在我的傍邊：就當我們從來是
人兒兩個，相依為命，廝守在青林。

藍蘇爾特

變心嗎，屈利斯坦？老實說，像我這樣的愛情
祇除非在心裏，但決不會在宮庭裏生變。
宮庭生活太淺薄了，可達不到牠。
也因我厭的太緊了，反引起牠蓬勃的熱焰。

就算與虐待我的丈夫馬克王并坐
是驅散我的悲哀的祉福！
就算細聲兒述甜密的空言的錦衣宮人
是使我對不住您的忠僕！

屈利斯坦與德蘇爾特

難道，您以爲庭臣們那些不入耳之言
能慰樂我這破船似的心境？
您以爲，屈利斯坦啊，戴上了一頂金冠
便能使我這百憂如搗的頭腦冷靜？

唉！假如把我們倆的苦命秤起來，
這最重的擔子應該誰負：
還是你，這在森林裏飲泣的逐臣，
還是我，這在寶坐上強作笑顏的王后？

這種無益的怪議論算了吧，我們倆都嘗够了艰辛；
我們倆都在悲哀困苦裏葬送了青春；
我們倆都過到人生的黃昏時候來了，
現在祇剩下極短促的相愛相親的月夕花晨。

靜，莫說了！您那微笑，我知道是怨我的。
我現在是您的看護婦了，我命您好生安息。
把眼睛閉了一銀潮似的月光望了要發花哩——
好啊，一切都如意了：您切不可哭泣。

屈利斯坦

我幸福得很；可是我覺得有什麼東西
使我心兒不寧，氣息兒欲絕。
我像隔着一層霧看您似的：攏來，走攏來些，
把一把頭低下來——我還有許多話要說。

懿蘇爾特

天哪！他的頭倒在枕上了！——
屈利斯坦！你心裏軟弱不得。
求上帝和一切天使們助您！
怎麼的，愛人啊，提起勇氣！——基督呀！他變了色！

屈利斯坦

我要死了。——不要驚慌，也不要做出狂亂的樣子！
我雖想做您的生友，無奈您留我不住。
但我們倆生前既不能在一塊兒，
死後，唉，懿蘇爾特！不要離開我的墳墓。

羅蜜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莎翁傑作集第二種

田漢譯（續）

第二幕

說明者登場。

現在舊情已經睡在臨終的床上了，
新愛要搶來做他的後裔：
從前爲之思慕成疾，爲之憔悴欲死的美人，
現在比起溫柔的朱麗葉來一點也不美麗。
羅蜜歐現在既被他愛了，也愛上了她。
兩個人都爲俊俏的魔兒所醉；
可是他要對他的仇人訴相思之苦；
她要從可怕的釣鈎上偷香甜的餌；
他們既是仇家，他雖欲對她
學普通的情人一樣，山盟海誓而無從；
她雖然也一樣的愛他，可是更沒有法子
和她的初戀的情種相逢。
然而熱情假之以勇氣，時間假之以方便，
使他們，奇甘與絕苦相和地，見面。

〔退場。〕

第一場——嘉普列特花園的牆邊。

羅蜜歐登場。

羅 我的心留在這裏，我如何能够回去？轉來，這愚鈍的土塊〔指身子〕，去找出你的生活的轉機去罷。

〔跑動，跳進去。〕

彭師柳和墨邱灼登場。

彭 羅蜜歐啊！表弟羅蜜歐！羅蜜歐！

墨 他真聰明得很；我拿性命打賭，他一定偷回去睡覺去了。

彭 他從這條路跑來，跳進花園裏去了。你喊喊他，好墨邱灼。

墨 好，等我來念咒語請他出來。——羅蜜歐！你這好色之徒！你這瘋子！你這熱血兒！你這情種！你化作嘆息的模樣兒出來！祇要你說一句話，我們就放心了；你祇叫一聲「哎呀」！祇念一聲「愛」love也好，「鳩」dove也好，祇贊美一句老相識的威納斯，祇替她的盲兒——當可斐塔王愛了乞食女郎時他的箭法那樣高強的——少亞當邱里德安上一個甚麼小名也好！嚇！沒有聽見他說話，也沒有聽見他的動靜，也不見他出來；這猴子敢是跌死了，我越要念咒。——我拿起羅咱麟的星眼，和她的高額，她的朱唇，她的纖足，她的筆直的腿，她的顫巍巍的股，和其他與這些相近的地方來招你，你趕快現出原身來！

彭 若被他聽見了，他會發氣哩。

墨 這個不會發氣：我若招出一個什麼奇形怪狀的妖精纏着他情人，使她的情人若不念咒語降伏牠，牠總站在那裡，那或者會觸發他的怒；因為那太惡作劇了：我現在念的却是很光明正大的咒語，我不過想招起他來所以用他情人的名字。

彭 來，他已經躲在樹中間去了，光景想和帶着露珠的夜神做朋友罷：他

羅密歐與朱麗葉

的戀愛是盲目的，與黑夜正相宜呢。

墨 著愛情真是盲目的，他也射不中靶子了。現在他光景坐在一棵枇杷樹下，願他的情人變成女孩子們獨自笑望着的枇杷果哩。——哦，羅密歐，假如她，阿，假如她，是一個開着的什麼東西，那麼你便是一個梨子！羅密歐，少陪了，——我要睡在我的矮輪牀上去；這個露天牀太冷了我睡不得。好，我們去罷？

彭 那麼，回去也好；因為不讓我們尋着的人尋他也是枉然。

〔兩人退場。〕

＊＊＊

第二場——嘉普列特家的花園

羅密歐登場。

墨 沒有受過傷的人，總好嘲笑別人的瘡痕。——

〔朱麗葉從樓上的窗口出現。〕

可是，靜！那邊窗戶裏放出什麼光來了？那是東邊，朱麗葉便是太陽！——出來，美麗的太陽，殺掉那嫉妒的月亮！她看見您，是她的侍兒，比她還要艷麗的多，她的臉色早急得憔悴可憐了：她既然這樣嫉妒您，您也莫做她的侍兒；她那種灰青色的貞女衣不是蠢人誰肯穿牠；把牠丟了罷。——這是小姐；哦，這是我的情人！哦她知道她是的！——她說話了，可是又沒有說；這算什麼？她的眼睛不明明說着什麼嗎；待我答她的話。——我太唐突了，她不是對我說的。天上有兩顆明星，因為有些事情公出，請她的兩個眼珠到他們的星座裏去照耀幾晚。可是假如她的眼睛在星座裏，星座在她的眼眶裏時那可如何呢？那麼她的粉面的艷光會把星光羞死，像日光羞煞燈光一樣：她的眼睛在天上却把碧霄照一個澄澈，使鵠鳥唱起歌來以為不是晚上。看，她把手兒托

着香腮哩！哦！恨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不然豈不能觸着他的香腮嗎！

朱 暖！

羅 她說話了。——哦，聰明的安琪兒，你再說一句！因為你今晚，在我的頭上，光輝燦爛，就像那乘着悠悠的白雲航行於太空之中，使我們凡人抬着眼睛，驚的倒退幾步去望他的天使一樣哩。

朱 [不知羅蜜歐來了，獨語] 阿，羅蜜歐，羅蜜歐！您為什麼要叫做羅蜜歐呢？您要否認您的父親，取消您的名字：您若不肯時，祇要您發誓愛我，我就不做嘉普列特家的人了。

羅 [傍白] 我還是再聽一下呢，還是搶着答她的話呢？

朱 祇有您的名字是我的仇人：您就不是孟塔格，您還是您自己。孟塔克是什麼？他也不是手，也不是腳，也不是腕，也不是臉，也不是人體中別的那一部。阿，你何不取一個別的名字。其實名字又有什麼？比如薔薇花，我們任拿什麼別的名字喚她，嗅去她還是一樣的香；羅蜜歐也是一樣的，他就不叫做羅蜜歐，就沒有那個名號，他的天生的美德，依然是留着的。——羅蜜歐，丟掉您的名字；您若把您那非血非肉的名字丟了，我的身子，我的心，便都是您的了！

羅 我敬領您的話：祇要您叫我做情人，我便重新受洗；從今以後我不叫做羅蜜歐了。

朱 您這人是誰，膽敢躲在夜陰裏，偷聽我的秘密？

羅 我苦不能用一個名字告訴我是誰；親愛的聖徒，我自己恨極了我的名字，因為他是您的仇敵：若寫在紙上了，我定要把那幾個字扯的粉碎。

朱 我的耳朵聽您說的話不滿百句，但是我知道您的聲音，您不是孟塔克家的羅蜜歐嗎？

羅 都不是的，美麗的少女，若是您都不喜歡的時候。

羅蜜歐與朱麗葉

朱 您告訴我，您如何來的，並且為什麼來的呢？這花園的牆高而難越；這地方又危險得很，您想：您是誰，若被我家的人看見了可怎麼樣。

羅 我藉着愛神的輕翼跳過了這幾版高牆，因為石壁雖堅防不了愛情的侵入；而且愛情所要做的，他都敢做，所以您的家人也不能奈何我。

朱 他們若看見了您，一定會害您的性命。

羅 哎喲，您的眼睛裏所含的危險比他們的二十把劍還要多：祇要您肯親親密密地望我，任他們怎樣恨我，我也不要緊。

朱 我無論如何決不願您被他們看見了。

羅 我有夜陰籠着他們不容易看見；而且祇要您愛我，我就被他們看見也不要緊：假如延長死期而不得您的愛，倒不如被他們的仇恨結果了性命還爽快些。

朱 誰引您到這里來的呢？

羅 愛情引來的，他首先便慇懃我來問好；他借了智慧給我，我借了眼睛給他。我雖不是舵工；可是，那怕您在絕海之濱，我爲這一種無價之寶，也不惜冒萬里之險。

朱 您知道我幸而爲夜的假面所遮，不然您會看見我滿臉羞得通紅，因爲不料我今晚的私語被您聽見了。我很想和您講禮防，很想，很想否認我剛纔說的話；但是禮防啊，再見了！您愛我嗎？我知道您會說——「愛」，我也會信您的話；可是您若發誓，就可證明您的愛是假的：聽說，情人的假誓卓甫神祇付之一笑哩。阿，溫文的羅蜜歐，您若真愛我時，您就誠誠實實地說：您若以爲我的愛探手可得時，我便要皺着眉頭，硬着心，任您怎麼樣求我，我祇說不願意；否則，那怕舉世都反對我我也是願意的。英俊的孟塔格，我實在是一個愚劣的女子；您或者以爲我的舉動輕佻；但是您信我，紳士，您將來會知道我比那慣會裝

端重的女子還要真些。我不瞞您說，若不是我的熱情的告白冷不防地被您偷聽了，我一定要比現在端重些；所以您要恕我；您不要以為我的戀愛近於體薄，我以為黑夜裏沒有人聽見所以說出那樣的話來呢。

羅 小姐我憑着那把果樹的頂都浸在水銀裏的好月發誓。——

朱 哦，您不要憑着那有陰晴圓缺的月兒發誓，否則恐怕你的愛也像那月兒一樣的善變哩。

羅 那麼我憑什麼發誓呢？

朱 您今不必發誓；或是，您定要發誓的時候，最好憑着您慈悲的自己，您自己便是我的崇拜的上帝，我沒有不信您的。

羅 可是我心裏的熱愛——

朱 好，您不要發誓。我雖然歡喜您，却不歡喜今晚便和您訂終身之約：這太輕率了，太不謹慎了，太倉卒了，太像電光一樣，人家連「閃電！」兩字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他早沒有了。可愛的，願你晚安！我們倆第二次相見的時候，這顆戀愛的花蕊，被夏令的薰風一吹，或者可以開出一朵美麗的花兒來。再見了，再見了！願今夜你的胸裏，和我的胸裏一樣都得甜美的安息！

羅 哟，您能讓我這樣不滿意地回去嗎？

朱 然則您今晚要如何纔滿意呢？

羅 您要把您的愛情的忠實的誓約和我的交換。

朱 您還沒有問我要的時候我早給您了；我深悔沒有留在這時候再給您。

羅 您想把給了我的收回嗎？為什麼緣故呢，愛人？

朱 我祇想裝得滿滿的再給您啊；可是我祇要把我所有的給您就夠了；我的恩像海面似的浩渺無邊；我的愛像海底似的深不可測；我給您的越多，我自己所有的也越富，因為恩愛兩樣東西都是無盡的。

羅 擬 級 與 朱 蘭 葉

(乳母在內面呼女。)

裏面有人叫我；親愛的情人，再會了！——就來了，好乾娘，——溫美的孟塔格先生，您要忠誠。您祇等一刻兒，我就來了。

[退場。]

羅 哟喲，今晚是什麼幸福！我怕起來了，既然是晚上，現在的事莫不都是一個夢，要說是實在的事可太甜蜜了呢。

朱麗葉再登場，在樓上。

朱 親愛的羅蜜歐，還說三句話，可當真要再會了。若是您的愛是忠誠的，您真願和我結婚，那麼您明天可寄一個信我，我會派一個人到您那里來聽信的，祇看您要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舉行婚禮，我便把我一切的命運，都投在您的足下，隨您走遍世界去。

乳母 (在內)小姐！

朱 我就來了，——但是您若存心不善，我便請您——

乳母 (在內)小姐！

朱 等一下；我就來了，——不必向我求婚，讓我自己去愁嘆去罷：明天我派使者來。

羅 我的靈魂一定得救因為，

朱 一千個保重保重！

[退場。]

羅 我沒有您的光明照着的時候，一千個不得了。——愛和愛相逢的時候，像學童離開書本一樣；愛和愛分離的時候，像悶沈沈上學校去的一樣啊。

(徐徐退去。)

朱麗葉再登場，在樓上。

朱 靜！羅蜜歐，靜！——喚喚可惜我沒有鷹匠的嗓子把這雄鷹叫轉來！家庭的束縛，使我像嘶了嗓子似的，不敢高聲說話；不然我要把「回聲」住的洞穴喝破，叫她反覆喚着我的羅蜜歐的名字，要喚得牠的嗓子比我的還要嘶哩。

羅 這喚我名字的是我的靈魂：我的愛人的聲音在晚上聽起來多麼清脆啊，就好像在我們留神聽着的耳朵裏奏一部極纏綿的音樂似的！

朱 羅蜜歐！

羅 我的愛人嗎？

朱 我明天什麼時候派人來找您呢？

羅 最好是九點鐘。

朱 好，那時候我一定派人來：要等到那時候足有二十年哩。我忘記了為什麼要喚您轉來。

羅 讓我站在這里，等您記出來再去罷。

朱 我還是忘記的好，那麼您可以始終站在那裡不去，我祇記得我怎樣想您作伴。

羅 那麼我也始終站在此地不去，使您始終忘記您的事，我也忘記我除這地方之外別有家庭。

朱 現在天快要亮了；你非回去不可：可是又和頑皮的女孩子耍雀兒差不多，把一根線吊住了雀兒的腳，弄成一個上了腳镣的可憐的囚人似的讓牠從她手裏跳出幾步遠依然又把牠扯轉來，我也是這樣想放您回去又不想放您回去。

羅 我願做您的雀兒。

朱 溫美的人啊，我也願做那女孩子：可是我恐怕太溺愛您了反害了您呢。祝您的晚安再見了：離別是這樣溫美的悲哀，使我到天明了還要

標 安 歌 典 朱 露 華

道晚安哩。

〔退場。〕

羅 好，願睡眠宿在您的眼裏，平和宿在您的胸裏！唉，我安得變成睡眠與平和安宿在那樣溫美的所在呢！我由此到我神父的庵堂把這件奇遇告訴他求他幫助去罷。

〔退場。〕

＊ * *

第三場——托林僧蘿蓮斯的小庵堂。

蘿蓮斯長老提籃登場

長老 灰色眼睛的早晨向皺着眉頭的夜色微笑，五採斑斕的光線把東方的雲霞輝耀；遍體斑痕的黑暗像醉人似的蹣跚跑出太陽的通路和泰但神的火輪外去了：現在趁太陽睜開他烈火似的眼睛來慶賀今日的晴和拭乾昨宵的冷露之前，我要去把毒草奇花摘滿一柳籃回來。萬物之母的地球便是牠的墳墓；牠所埋葬的墳墓便是牠的胞胎：從牠的胞胎裏產出各種各樣的小孩，在牠那自然的懷裏。像吸奶兒似的吸出無窮的美質，無一不妙又各有不同。唉，藏在草木金石和他們的真質中間的天惠何等偉大啊：因為祇要是活在地球上的，無論什麼東西對於世間總多少有特別的貢獻；無論甚麼好東西若是用法不善，背了他的本性，便會發生想不到的弊害：善這個東西因為用法不對可以變成惡，惡若用之得宜有時可以發生很大的効力。譬如這織花的嫩萼中間兼含着毒汁和藥性：因此，若是嗅着他的香氣可使通身快美，若嘗了他的毒汁可使心臟痺麻，五官喪失感覺。這兩個敵君，至今還在人類和植物中間相持不下，——就是仁心和惡意；若是惡者一得勝利那植物便立刻要被毒蟲咬死。

羅密歐登場。

羅 願您老人家晨安，師父。

長老 託福託福！這樣早用這樣和美的聲音喊我的是那一位？——哦，你這樣年輕的人早晨起的這樣早，便表示你的心裏有甚麼煩惱：大凡老年人的眼中都有憂慮看守着，憂慮所居住的地方，睡眠是不住的；但是腦筋裏不裝雜事，沒有爲憂愁所傷的少年的身子所躺的地方便是黃金的睡眠所支配的王國。所以你的早起使我確信你一定是被什麼煩憂興奮了：如若不然，那麼我猜中了，我們的羅密歐昨晚一定沒有就枕哩。

羅 師父猜得不錯；可是我雖沒有睡却比睡了更甜蜜些。

長老 上帝恕罪！那麼你同羅密歐一起嗎？

羅 同羅密歐一起嗎？不是；那個名字和那個名字所附帶的悲痛我都忘記了。

長老 那麼，畢竟是我的好孩子；可是你到底到那里去來呢？

羅 不待師父再問我都說了罷。我昨晚和我的敵人會宴；筵席之間，措手不及，被一個敵人傷了我，那敵人也被我傷了；我們兩個人的治療法都在師父的慈心妙藥中間：我並沒有仇視敵人的心思，受福的人，因爲我今日來此請藥同時係爲敵人設想哩。

長老 明白些講，好孩子，一點也不要粉飾；要曉得猜啞謎似的懺悔得來的也是啞謎似的赦免呀。

羅 那麼我明白的說罷，我的滿腔的熱愛現在捧與嘉普列特的愛女去了；並且像我愛她的一樣，她也把愛情給了我；現在除開要請師父以結婚的聖禮結合我們之外一切都約束好了。我們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如何會見，如何求婚，如何交換盟誓的，待我一邊走一邊告訴您，但是

我一定要求師父允許今天替我們行結婚禮。

長老 阿，佛蘭西斯聖人！這是一種甚麼變化！難道你把你愛得那樣摯摯的羅咱麟就丟掉了嗎？那麼可見少年人的愛情並不真藏在心裏，僅藏在眼裏呢。耶穌馬利亞！你那蒼白的臉上不知爲羅咱麟流過多少眼淚！你爲調和那現在一點餘味也沒有的愛情，不知浪費過多少鹽水！太陽也沒有把你嘆出來的氣水曬乾，我的老耳中間也還留着你舊日的呻吟；你看，你的臉上這裏不還留着那未曾拭去的舊淚的痕跡嗎？若是你還是你自身，這些愁嘆也還是你的愁嘆，那麼你和這些愁嘆都是羅咱麟的：可是你却變了嗎？那麼，你把這句古話念一念：「男子既二三其德，女子變心又何足責」。

羅 師父不常常責我愛羅咱麟嗎？

長老 我的徒弟，我祇叫你不要溺愛沒有叫你不要愛呀。

羅 師父又叫我葬送愛情。

長老 我並沒有叫你把這個愛情葬了，又把那個愛情從墳墓裏掘出來呀。

羅 請師父不要責我：我現在愛的這個女子她能以恩酬恩以愛酬愛；從前那一個却不然。

長老 阿，她很清白你的愛情是讀白眼書一樣祇會念不會寫的呢。可是來，你這年輕的浪子，來，同我走，待我仔細想一想，也許做你的帶手；因爲這個良緣也許能使你們兩家的深仇化成純愛，那就幸福極了。

羅 好，我們快些去罷；我現在要趕快。

長老 從容幹好事：欲速則不達。

〔皆下場。〕

＊ ＊ ＊

第四場——街上。

彭福卿與墨邱灼登場

墨 羅蜜歐這淘氣的孩子到底到那里去了？他昨晚沒有回家嗎？

彭 沒有回他父親的家裏；我聽見他家的用人是這樣說。

墨 你看，那個蒼白臉兒鐵石心腸的女孩子羅咱麟，把他害得真要發瘋了。

彭 泰伯爾特，老嘉普列特的親戚，送一封信到他父親家裏去了。

墨 那一定是挑戰的信。

彭 羅蜜歐會回答他的。

墨 祇要是能寫字的人誰都要回人家的信。

彭 不是，人家既然來挑撥他，他一定會答應這寫信的主子和他決鬥的。

墨 哎呀，可憐的羅蜜歐！他已經是死了；他被那白面女郎的黑眼睛刺殺了；他的耳朵被愛情的調曲打穿了；他的心臟的正中被那背着弓的盲目小兒的練習箭射破了：像這樣他還能够和泰巴爾特對敵嗎？

彭 何以不能，泰巴爾特是何等樣人？

墨 我告訴你說，他比貓王泰巴爾特可強得多哩。他是一個精通各種武藝的勇士。他和人家廝鬥起來就像你照着樂譜唱譜一樣，時間，距離和比例不錯一點；祇要給他喊一二的最小的停頓，喊三時他早已刺進你的胸膛了：他連綢做的紐釦都可以一劍穿心，他真是一個決鬥家，一個決鬥家；他是決鬥家中間第一流人物，祇要有一點極小的事觸怒他，便可以和人家拚命的：哎呀，他那種萬無一失的進擊！反手擊！致命擊！

彭 那是什麼？

墨 那是一種奇怪的，發音不清的，虛矯的空想發出來的瘡毒；那是一些使用新式言語的樂師！憑耶穌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劍客！一個很高大

的人！一個很偉大的嫖客！」我的爺，你看我們要爲這些奇怪的蒼蠅，這些標新立異的，這些愛說幾句 Pardon me (法語‘得罪’)，一味求看新的形式在舊樑上一刻子也坐不住的人所苦憊豈不是一件很可嘆的事嗎？唉呀，他們的那些「好」！他們的那些「好」！

羅蜜歐登場。

彭 羅蜜歐來了，羅蜜歐來了。

墨 他好像一隻去了卵的乾青魚似的：肉啊，肉啊，你怎麼會化成魚了！現在他已經是佩特拉克的戀歌中的人物了：蘿娜比起他所愛的小姐來不過一個寵頭娘；她虧得有一個較佳的戀人用詩歌讚美她，也是實在的；娣多不過一個愚婦；克柳巴脫拉不過一個吉卜西；赫倫和赫羅不過兩個淫賤之婦；至於昔絲碧是灰色眼睛也好什麼也好，更講不上。羅蜜歐先生，BonJour(您今日好呀)！這是對於你那法國式的褲子的法國式的應酬哩。你昨晚欺瞞得我們好呀。

羅 願兩位老兄晨安。你說我有什麼事欺瞞了你們？

墨 先生，就是你中途溜起跑了那件事；你還假裝不知道嗎？

羅 好墨邱灼，原諒我，我那時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無論誰有了我這樣的事，論不定也要彎曲禮節的。

墨 那麼你豈不要說誰有了你那樣的事都要彎曲膝節嗎？

羅 那是什麼意思，是要講禮節嗎？

墨 這真被你很懇切地猜中了。

羅 你這也真是很有禮節的解釋。

墨 哼，人家說我是禮節的精英 (Pink) 呢。

羅 你所謂精英 (Pink) 是一說種花(石竹花)的名字嗎？

墨 正是。

羅 哟，那麼我這小孔（Pink）很多的薄底鞋，真開着很好的花呢。

墨 你說得好：我們把這笑話說到你的褲子穿爛了的時候去，你那褲子的單皮一爛掉，便要露出那難看的赤腳來呢。

羅 暖喲你這種單調的笑話，把你那愚鈍的腦髓都露出來了！

墨 好彭福柳，快來調停一下；我的智慧要疲倦了。

羅 快些用馬鞭子打起來，用踢馬刺踢起來；否則我要宣告勝利了。

墨 不，若是你的智慧要做「追野鵝」的賽跑，我可不奉陪了，因為我相信你那五種智慧之中任那一種智慧中間所有的野鵝都比我的全五種智慧中所有的多：你佩服我這鵝的譬喻打得好嗎？

羅 你除開做鵝之外沒有一點使我佩服的。

墨 你除這樣的頑笑我要咬你的耳朵了。

羅 不，『好鵝，你不要咬』。

墨 你的機智真像一個又酸又苦的林檎：若是拿來做醬油更要酸苦得很。

羅 若是拿來醃肥美的鵝肉不好得很嗎？

墨 暖呀你的機智像野羔皮似的，由一英吋那樣窄可以引伸到一碼那樣寬！

羅 由這個「寬」字引伸起來，加在鵝上，可以證明你的嘴真寬到天下無雙了。

墨 你看，這不比爲着戀愛問題去愁嘆要好些嗎？現在你很和易可親了，現在你真是羅蜜歐了；現在你的性格也好習慣也好都是你的本來面目了：因為這個痴騃的戀愛就像一個口裏流着涎上上下下亂跑要把他的手杖藏到穴中間去的大傻子一樣。

彭 說到這裏止了，說到這裏止了。

墨 你要我不願意的打斷我的話嗎。

羅蜜歐與朱麗葉

彭 我若讓你把話端擴大，你又會尋別的話說了。

墨 暖喲，你被我騙了；我正想把話端縮小呢：因為我已經說到話的盡頭來了；我實在不想再說下去了。

羅 好生意來了！

乳母和她的侍者〔彼得〕登場。

墨 一條船，一條船！

彭 兩條，兩條；一條褲子，一條裙子。

乳母 彼得！

彼 是！

乳母 拏我的扇子來！

墨 好彼得，快把扇子遮了她的尊容；因為扇子的臉兒實在比她那副尊容要好看些。

乳母 各位少爺，早上好呀。

墨 你這位美麗的奶奶，晚上好呀。

乳母 已經晚了嗎？

墨 我告訴你，一點也不錯的，因為日規那隻邪淫的手現在放在正午的度數上了。

乳母 這是什麼話！你這位是什麼人？

羅 老奶奶，這個人是上帝造來破壞事情的。

乳母 「造來破壞事情的」嗎？老實說，您這話真說得好。借問各位少爺，有誰能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羅蜜歐少爺呢？

羅 我能够告訴你；但是你會見他的時候，他雖然是少爺，要等到您找到他，他恐怕早已是老爺了：我便是最年輕的羅蜜歐，此外沒有比這個更壞的。

乳母 您說得好。

墨 什麼，你說最壞的是好的嗎？這意義真取得好，聰明得很，聰明得很。

乳母 先生，您若是羅蜜歐少爺，我想借一個地方和您說幾句話。

彭 她光景要邀他去吃晚飯哩。

墨 一個皮囊，一個皮囊，一個皮囊！啊來了！

羅 你看見什麼東西？

墨 先生，這來的並不是兔子；就是兔子也是一隻做四句齋的饅頭餡用的兔子，還沒吃以前早就走了味，上了霉呢。

〔唱詞〕

一隻上了霉的老兔子，

一隻上霉的老兔子，

這是四句齋的好食物：

但是一隻上了霉的兔子，

二十個人還吃不了，

既然沒有吃以前早就上霉了。

羅蜜歐，你到父親那裏去不去？我們到那裏一塊兒吃飯去。

羅 我隨後就來。

墨 再見了，古時候的小姐；再見了〔唱着〕小姐，小姐，小姐。

〔臺詞：與夢福祿退場。〕

乳母 是，再見了！先生，請問這是那里來的無禮的光棍口裏這樣多頑笑話？

羅 乾娘，他是一個愛聽自己說話的人，他一分鐘中間所說的話。比他一個月裏所聽來的還要多呢。

乳母 他若在那裏議論我什麼事，我決不依他，那怕他比他的外樣子還

要強些，像這樣無禮的東西，就有二十個我也不怕；若是我一個人的力量不够，我還可以請那些有力的來。爛污的惡徒！我可不是那種不正派的女人；我可不是他那種無賴漢的同伴。彼得，你却站在傍邊讓那班惡徒任意侮辱我嗎？

彼得 我沒有看見什麼人任意侮辱您；我若看見了，我告訴您，我的寶劍早已出了鞘了：我若是找到了正好打架的機會，又逢着道理在我們這邊的時候，我拔劍的速度決不慢似那一個。

乳母 哟呀，天哪，我真惱得滿身發抖起來了。爛污的惡徒！先生請你說一句話：我不對您說過嗎，我們小姐要我來尋您；她要我代傳的話我暫且不說：但是先讓我告訴您，您若想把我們小姐，照俗話所說的，引到呆子的樂園裏去，那也像俗話說的，真是一件昧良心的事：因為我們那小姐年紀輕得很；所以，您若是對她有兩樣的心，那真是對於小姐們一件負心的事，而且是很卑怯的行爲。

羅 乾娘，拜上你的小姐。我敢對你斷言，——

乳母 您的良心真好，我回去一定仔細地告訴她：天哪，天哪，我那小姐不知道怎樣的歡喜呢。

羅 乾娘，你把什麼話告訴她呢？你還沒有聽我說。

乳母 先生，我去對她說您對我斷言了；您所斷言的，照我的意思猜想來，一定是一些紳士的話。

羅 你去對小姐說，要她今天午後想想法子，到蘿蓮斯長老的庵堂裏來行懺悔禮；我們行了懺悔禮之後，便可以舉行婚禮。這一點小意思便是酬謝乾娘的努力的。

乳母 少爺，真是不要；我一辨士也不要。

羅 收下罷；不要客氣。

乳母 少爺，是今天下午嗎？那麼好，她一定來的。

羅 哦，好乾娘，請你在修道院後面的牆邊等一下：這一點鐘內我的家人會來找你，把那軟梯似的繩子交給你；這繩子是今晚要把我悄悄地載到我的歡喜的頂點去的。再見了；替我忠實的幹，我決不虧負你：再見了；多多拜上你的小姐。

乳母 那麼願上帝保佑您！哦，少爺，我還要問您一件事。

羅 親愛的乾娘，你有什麼事問我呢？

乳母 您的家人的嘴穩不穩呢？您不聽見人家說，「兩個人可以守秘密，但不可有第三個人加入」嗎？

羅 你放心，我的家人的嘴和鋼鐵似的穩呢。

乳母 那麼纔好哪：講到我的小姐呀，她真是世界上第一等可愛的人——暖勑！尤其是她那做小姑娘的時候啊。……哦，本市有一個貴族叫拔理斯的，她千方百計地想要討我們小姐；但是我們小姐說她與其看他不如看那爛蛤蟆倒好些。我有好幾次因為說拔理斯是一個很美麗的男子觸發了她的怒；我告訴您啊，我是那樣一說了，她的臉色登時白得像竹布似的。請問羅斯美莉(Rosemary)和羅蜜歐(Romeo)是不是用同一個字母起頭的。

羅 乾娘，正是；你問那個做什麼？這兩個字都用羅(R)字起頭的。

乳母 啊呀，好笑！那不是狗的名字嗎？R是狗——不對；我知道一定是用別的字母起頭的：——而且她做了一首很美麗的詩講您和羅斯美莉的，您聽了一定歡喜得了不得。

羅 拜上你的小姐。

乳母 是，我說幾千次都可以。羅蜜歐退場彼得！

"Ben Jonson 在他的 English grammar 中說‘R is the dogs letter and hirreth in the sound.’"

羅蜜歐與朱麗葉

彼得 是！

乳母 彼得，你替我拿了扇子，你走前面，放速些。

(退場。

＊ ＊ ＊

第五場——嘉普列特家的庭園。

朱麗葉登場。

朱 我差乾娘出去的時候剛打九點鐘；她許我隔半點鐘就回來。或者乾娘找不着他也未可知；但這是不會有的事。咳，她真是一個跛子！戀愛的使節最好是靈犀啊，牠的腳比趕走停在那邊山上的陰影的太陽光還要快十倍呢：因此司愛的女神威納斯的車子定要羽翼輕捷的鳩兒來拖；司愛的男神邱比德的肩上定要生一對比風還要快的翼翅。現在太陽已把今日的旅途中那最高的山過去了，從九點到十二點也經了三個長時間了，可是還不見她回來。她若還有情愛和青春的熱血，就應該像球兒似的快去快來；把我的話傳給我那可愛的情人，又把他的話傳給我：但是年老的人，有許多總要做出那種一絲生氣也沒有的樣子；做起事來懶懶散散地，初一下十五一下，身體笨重得不堪，臉色和鉛也似的蒼白。哦呀，我的上帝啊，她回來了！

乳母(和彼得)登場。

親蜜的乾娘，怎麼樣的？你會了他沒有？你要他走開。

乳母 彼得，你到門那里去等我。

(彼得退場。

朱 現在你告訴我，親愛的好乾娘，——喚喚，天哪，你的樣子怎麼這樣憂愁？那怕消息是憂愁的，請你愉快的說；若是好消息，你用這樣一幅難看的臉色演奏出來，不要辱沒那和美的消息的音樂嗎？

乳母 我疲倦極了，等我休息一會子：哎喲，我的骨頭怪痛的！我今天不知道怎樣的找他哩！

朱 我惟願我的骨頭是你的，你的消息是我的。喂，來哪，我請你說；我的好乾娘，你說吧。

乳母 哎喲，您忙什麼？您等一會子也不行嗎？您不看見我跑得氣都沒有了嗎？

朱 你還有氣對我說你跑得氣都沒有了，怎麼會沒有氣了呢？你爲辯解你延挨不說所說的話比你不肯說的正話還要長些哩。你所得的到底是好消息呢，還是壞消息呢？你答我這個問題；你說了這個，我再問你的詳細情形：快些告訴我，那消息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乳母 我告訴您罷，您的選擇法太傻了；您不知道怎樣去選姑爺：羅蜜歐嗎！哼，他那里配；他的臉兒雖說比無論什麼人都長的俊；他的腿雖說比一切的人都要優秀些；他的手哪，腳哪，身體哪，這些固然值不得一說，雖然沒有人比得他上；但是他終不是深懂得禮節的，不過我也不埋沒他，他真像羔羊似的馴善。小姑娘，幹起去吧；好生去服事上帝。哦呀，您在家裏吃了午飯沒有？

朱 沒有，沒有；但是這些事我早已曉得了。你祇說他關於我們的婚姻說了一些什麼？說了一些什麼？

乳母 天哪，我的頭好痛啊！我怎麼會有這樣一個頭啊！牠痛得好像是要裂做兩開似的。我那一邊的背，——哎喲，我的背，我的背！您差我出去東一尋西一找，找得我滿身痛得要死，小姐，我真要埋怨你啊！

朱 我害得你跑得很苦，真是對你不起。可是我的親親熱熱，親親熱熱的乾娘，你告訴我啊，我的情人怎麼說的？

乳母 你的情人真不愧是一個正直的，斯文的，而且仁慈的，溫雅的，尤其

羅 莱 暴 與 朱麗葉

是有道德的紳士，他說呀——老太太在那裏！

朱 老太太在那裏！她在家裏呀；她不在家裏會在那裏？你看你這話答得好奇怪！『你的情人他真不愧是一個正直的紳士，』他說，『老太太在那里？』

乳母 暫聊，我的小姐啊！您怎麼這樣着急呢？真是，我相信你耐不住；但您就是這樣酬我的勞嗎？從今以後您自己去傳遞消息吧。

朱 看你鬧的多麼大！告訴我，羅蜜歐怎麼樣說的？

乳母 您已經求您母親允許您今天去行懺悔禮嗎？

朱 我已經得了她的允許。

乳母 那麼你快些到羅蓮斯長老的庵堂裏去；有一個新郎在那等您做他的新婦呢：您看，那淫蕩的血飛到您的臉上來了；無論什麼話都可以使您的臉上羞得通紅哩。快些到教會裏去；我還要到別地方去，拿一張梯子來。你的情人，祇等天一黑便要由這個梯子爬到鳥巢裏來：我爲着您的歡樂什麼苦差都願意辦，但是您到了晚上那重擔子也够得您擔哩。去；我要去吃飯了；您快些到庵堂裏去。

朱 快些到最高的幸福之國裏去！忠實的乾娘，少陪了。

退場。

＊ ＊ ＊

第六場——羅蓮斯長老的庵堂

羅蓮斯長老與羅蜜歐登場。

長老 願天對於這個神聖的儀式加以微笑，日後不要以悲哀來責罰我們！

羅 阿們，阿們！但是悲哀要來儘管來，祇要給我一分鐘的短時間和她會面，就有絕大的悲哀也無損於這種歡喜：祇要您用神聖的言辭結合了我們倆的手，那麼任消滅戀愛的死要怎麼幹都可以；祇要能叫她是我

的妻子我就心滿意足。

長老 這些激烈的歡喜必有激烈的終局。而且勝利之日便是他們的死滅之時，像火與火藥一接吻便爆發一樣：最甜的蜜子他的甜美之中含着討厭的味兒，吃起來反減退人家的食慾：所以戀愛總以中庸為好；要中庸的戀愛纔能長久。太快和太慢一樣的到得遲呢。

朱麗葉登場。

啊呀小姐來了：這樣輕的腳，無論怎麼樣踩地下舖的堅固的石頭永不會磨滅呢：有戀愛的人就乘着在夏天裏的輕風之中飄蕩的游絲，光景也不會掉下來；虛浮的歡喜總是這樣輕的。

朱 弟子請師父的晚安。

長老 女兒，羅蜜歐會代替我們倆答謝你的。

朱 我對他也要一樣的問安，否則他的答謝便太多了。

羅 咳，朱麗葉，若是您的歡喜的量和我的一樣，充滿全身，您描模這種歡喜的才能又比我高，那麼用您的呼息把這四圍的空氣溫馨一下，用你那豐麗的音樂似的聲音把我們倆這次甜蜜的會見所感的靈妙的幸福譜出來吧。

朱 事實比言辭豐富的思想，誇的是實質而不是裝飾：他們的富力可以計算的祇算是乞丐；但我的真愛增漲到這麼一個程度使我連我的富力的半數都計算不清了。

長老 來，同我來，我們快些把事情做完；因為非等到神聖的教會把兩人結為一體之後，你們倆不能私自在一塊兒呢。

(退場。

會員通訊

會員通訊

舜生兄：

日前曾上一函，計已收到。頃讀我兄八月十一日致慕韓之信，對於弟之主張，頗有誤會之處。其實吾輩主張，本是根本相同，所有誤會，皆由文字意義含混所致，茲請再將弟等主張重述如下：

(一)我們所反對之政治活動，其意義專限於『做現在的官吏議員』，此外一切政治活動，我們皆極贊成。

(二)我們贊成革命運動，但是須分為兩種進行，一種是武力的，一種是文化的，而且非先有充分預備工夫不可。

這便是我們的根本主張，去年我兄在南京會議，曾謂『現在三五零星加入政界是不成功的』，足見與我們第一種主張完全相同。其實做現在的官吏議員，亦不是一種絕對的壞事，不過我們為社會分工起見，我們不幹那種勾當罷了。我們因為要邀約一般同志專從社會方面用功夫，所以有結合團體之必要，至於做現在的官吏議員，儘管不是壞事，但是士各有志，殊不必與我們同在一塊兒鬼混，以淆亂我們『社會的社會改革』的旗幟。

關於革命運動的主張，亦全與我兄相同，前年弟致代英兄一信，中有一表，言吾輩將來之進行，即主張武力革命與和平改造同時並行，我兄當能記憶。(此信已登少中雜誌未列出)。現在弟之主張，仍未絲毫變化，不過現在更重視預備工夫。

總之，不先在一般平民身上用一番深厚工夫，無論你從事政治活動，或是從事武力革命，皆是沒有基礎的，即或成功，亦不能持久的。我們因為有這種迷信，所以我們要找一般與我們迷信相合的同志在一塊兒走，究竟看看我們這種迷信對不對。

假如我兄對於以上的話不加反對，那麼我們便應該劃出一個活動範圍，只要不違理論，不背事實，我沒有不贊成的。前次學會問題號我列的那個表，本來是供參考的，可以大加改正。（下略）
弟王光蘋十月二日

本會同志諸兄均鑒：頃接本會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敬悉去年杭州年會情形，無任欣慰。弟對於杭會兩種決議：（一）本會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之侵略，對內謀軍閥勢力之推翻。（二）本會會員不得作一切官吏；但如遇與官吏類似之職務至發生疑義時，由本會評議機關臨時解決之云云，完全同意；並請評議部諸兄即以此兩種議決，舉行全會總投票，使學會經年未決之間題，得以圓滿解決，是為至盼。惟弟於此有附帶聲明者一事：

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之侵略，對內謀軍閥勢力之推翻，固為吾輩素志。惟欲實現此種目的，非先造成社會勢力不可。（換言之以社會事業作基礎之勢力）弟相信只有此種社會勢力始能抵抗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巢穴。因此之故，凡國內主張用社會勢力以抵抗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巢穴者，吾輩皆可以為一時同志；反之凡主張親交甲國以抵制乙國，（如親美派之所為）或利用甲軍閥以推倒乙軍閥（如國民黨之所為）者，吾輩皆在排斥之列。總之，反對帝國主義，須建在民族自覺之上。推翻軍閥勢力，須建在社會自覺之上。所有李鴻章式之「以夷治夷」政策，孫逸仙式之推倒軍閥方法，皆宜嚴行屏棄。吾輩今日之所應從事者，即在如何喚起民族新覺悟；與夫如何建築社會新勢力。此外一切皆非根本辦法。弟甚願以此二事與吾同志諸兄共勉之。耑此敬詢諸兄起居安好。

弟王光蘋自柏林上言一月六日

勸勉：

我到美後寄給你和老沈的明片該早收到了。因為此間校課頗忙，所以久久沒有通信，但是我在國內所害的那「老不寫信的病」自從換吸新大陸的空氣以來却是大好了！

你的近況怎樣好呵？我極願知道一些。我首次寫信去問衛如方纔曉得你此刻的踪跡。我很希望你抽點工夫寫幾句話給我。

我和東美、曉仙、衡如等都時常通信。現在此間選修「鄉村教育」「農民心理」「市鄉自治」及「教育原理」等四學程。夏間擬轉學到哥倫比亞師範院專攻鄉村教育一門。不過我的經濟不大充裕，哥校的費用較為繁重，究竟能否達此「希望」還不敢一定。

我在這裏極力節儉每天不到外面去「喫飯」，祇在「家內」歛牛乳，啖麵包，雖然覺得清苦些，却是面目反較在國內時稍胖，這或者是食品內的滋養料還豐富的緣故罷。

此刻我還抽些工夫譯書。所譯的是一本關於鄉村教育的名著，說理切實適用，很有介紹的必要。祇是餘晷無多，所以進步很慢。現在纔譯就四分之一，我希望夏間可以脫稿呢。

軍人，政客，都是「一邱之貉」沒有一個好東西！專廉鮮恥，出盡了人類的醜！蔡先生悲憤辭職，有人說他「齒莽」，有人原諒他，說他「有不得已之苦衷，早已懷着去志」。但是我想無論如何，他那精神上必感受極大的苦痛！光緒諸人不管政治的論調，我近來很有些懷疑！

因為「庸醫殺人」我們就不可再去行醫，甚至連公共衛生都不可講了——這不等於因噎廢食麼？我也不是主張大家都去「以醫為業」。祇是人人要求得衛生常識，然後進一步大家去做那「公共衛生運動」。社會上各個分子都當參加這種運動。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也是社會的一分子，

所以也不能「自外」。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並不是一種特殊資格——或是說「特殊階級」——也不是造成一百幾十個人的「少年中國」去「聊以自娛」！照我個人的意見看起來如果真要創造「少年中國」是要——雖不能說全體各個分子都包括在內——也要大多數的「良民」都充滿「少年中國」的精神，纔能算數。這樣說起來我們就應該把那標準說得「簡易」一些，然後和大多數的民衆去合作。或是大多數的民衆已經有了「切實簡易而高尚的」目標，我們就當去參加。

但是那「全體動員令」的一說，我也很反對。因為一百幾十個人的動員令不能動得「惡人」的毫末！我願大多數的民衆「行使主權」的時候——我不叫這個為革命——我們各個都以「平民」的資格去參加。

我很想作篇文在「少年中國」發表，祇是總不得工夫。我希望你很嚴刻的批評我這論調。

此刻已經十二點鐘了，我們再譚罷。敬祝進步

叔愚十二、二、廿三、夜

起碼：

(前略)你最近給儒勉的信，我已看見了。你批評光新他們的話，我深表同情。近數年來的青年運動，可以說沒有多大的成績，考其所以不能有多大成績的原因，為時太暫固不失為原因之一，方針不定，方面太多，用力太小，人才太缺，成見太深，見事太易，胸襟太狹，浪漫的色彩太濃，風頭的觀念太重，總也各不失為原因之一。今後果然想要創造青年的勢力，使他們真正能够團結起來，做他們在這個時代應做的事，似乎要從各方面補救才好。

教育運動，學術運動，幼椿所說的輿論運動，乃至你與光新所盼望的

會 報 通 訊

鄉村改革運動，都是很要緊的。我是一個興味廣泛的人，對於這種運動都懷着很高的熱望。不過我默察國內的現狀，體驗自身的經驗，覺得政治運動固然應以社會實力為基礎，社會運動亦絕對的應以政治清明為條件；兩者以雙管齊下為最合理，舍一取一在事實上都辦不到。我並不是反對光緒的分工說，不過我覺得如果我們要結合一個較大而又較複雜的團體，只應該在團體內自為分工，換言之即以一團體的分子為分工的本位，不必以團體的全體為分工的本位。否則將來各個青年團體必一一陷於偏枯不仁，人自為戰，再進一步，或者因事業上的利害衝突，鬧到甲團體與乙團體互相猜疑，互相傾軋，舉凡今日各政黨的惡德敗行，青年將一一承襲之。大部分有為的青年既永遠團結不起來，結果必各唱高調而一事不舉。

至於運動的根本精神，我主張抱定民族主義做去，凡侵犯我們的在所必排；凡凌壓我們的，在所必倒。初等中等的教育，都應以促起民族精神的覺醒為第一義，凡今日外力從國內國外破壞我們的教育精神的，應竭力遏止之。我反對今日的通人碩士，常常以我們是和平的民族自誇，我主張現代的青年無論對內對外，都特別的要帶一點辣味。否則已死的人心絕對無由復蘇，委靡的民族已無法再求振作。這是我對今日青年運動一種抽象的見解。說我頑舊我就頑舊，說我是時代的落伍者我便讓他去落，我只有照著我自己所想的，我才能够去做，別人所想的不合我的口味，我一點也辦不了。

最後我還盼望我的朋友們，無論治何種專科，總要分出最小一部分的工夫，留意我們先民反抗惡勢力的言論與行事，不必講得很遠，就是明清之際與清民之交已足夠鼓勵我們的勇氣。時局已鬧到如此，決不是三年五年所能理出眉目的，我們要培植我們的精神，向積極方面做去，真正的

改革，是不能與歷史的精神與線索過於相違反的。 言不盡意，聊發其端。

祝你安好

舜生四月三日

舜生壽昌兩兄：

我昨天在慕韓處看見舜生的信，聽見你倆同居在上海中華工作。舜生熱血過甚，常常因時事情激，現在有壽昌那樣深刻而天真，活潑而冷靜的人伴住他，恐怕要快樂得許多，我很安慰。我以前在上海時，舜生常以為我這種催眠式的快樂人生觀，頗為危險，大有起而抗拒之意；現在有壽昌那樣急進創造的精神，一定是氣味甚合了。

國內的糟，真是太不堪，尤可歎的，是民氣的頹喪無力，簡直是衰病老人的氣象。悲哀氣憤而沒有一點振起抵抗的能力。就在青年的新文壇裏看起來，也是人人自稱『弱者』，人人口唱『悲哀』。從前大家主張打破環境，現在是被環境打倒了的『弱者』。我不以中國政治社會之壞為憂，而以青年這樣的太無勇氣，太易衰老為憂。這幾天德國文豪浩樸德曼（Hauptmann）六十歲，我參預慶祝了四次。他那六十老翁，在這個衰弱戰敗的國裏，仍然精神健旺非常，時時鼓吹國人互相了解，互相親愛。他相信德國必定復興，只要國民不要失了這個復興的信仰。平心講起來，德國復興的困難阻礙（威爾塞條件是條鐵鎖，你看馬克這樣跌，可知了）比中國還難得萬分。他們比中國唯一的強點，就是相信德國必定復振。青年中尤其生氣勃勃。大學聽講的學生，比戰前加增了一倍；而學生生活的困苦是我們中國學生界所不能想象的。我對於德國民族的粗魯，社會的冷酷（歐洲社會間的冷酷至少不在中國之下）黨派的爭執，極不同情，（德國民間的黨見是我們中國天幸還沒有的）但是他們那種冷靜的意志，積極的工作，創造的魄力，確使我驚歎羨慕；也因為我們中國民族正缺乏這

會　員　通　訊

種優性，正需要這種東西。

壽昌創造的計劃也是可驚，他排除時髦的趨勢，從事翻譯沙士比亞同沫若的介紹歌德都使我非常歡喜。我向來主張文學非從一流的天才下手不可。我近來看了些蕭伯納的劇，實在不發生什麼特別的意味。

從前我讀『浮士德』使我的人生觀一大變；我看沙士比亞，使我的人生觀察一深刻；我讀梅特林，也能使我心中感到一個新穎的神秘的世界。從前的文學天才，總給我們一個『世界』，一個『社會』，一個『人生』，現代的劇曲家如蕭伯納之類，只給了我一點有趣的『社會的批評』、『人生的批評』，我覺得不是什麼偉大可佩的現象。近代的文豪除了俄國幾大家以外，還是Strindberg一生的奮鬥，頗引起我的同情。

我近來讀書看劇，很快樂。我想壽昌的劇本能設法在國內組織上演否？將來民間文化運動最大的工具還是戲台呢。

總之，我總是朝着中國的光明的可喜的方面想，所以心中也很安慰。我不做什麼大希望。我只覺得中國社會新添了一本著作，新添了一首好詩，中國未來文化上新增了一滴水，都使我快樂終日。我閉了目不朝黑暗處看，因為看也無益。我祝你們也快樂

白華十一月二十六日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Education.
Improve Your Tool with these Books.

國語是教育的工具
要工具精良
必備下列各書

【國語講義】

第二種 國音	一冊	一角半
第三種 國語發音學	一冊	二角半
第七種 國語文	一冊	一角半
第八種 國語文法	一冊	一角半
第十二種 國語旗語	一冊	一角半

【國語叢書】

小學國語話教學法	一冊	三 角
----------	----	-----

【教科用書】

(國 音)

新教育國語發音學大綱	一冊	三 角
新教育萬國語言學大綱	一 冊	二 角
新教育國語課本	二冊	每八分
國語教本	一冊	一 角

(會 話)

新教育國語會話	一冊	八 分
國語常識會話(交通)	一冊	八 分
王瑛的國語會話	一冊	六 角
國語交際會話	一冊	一角半

(文 法)

語體文注	一冊	三 角
語體文法大綱	一冊	一角半
國語文法摘要	一冊	三 角

【字典辭典】

(檢 字)

國音分韻檢字	一冊	九 角
中華國音新檢字	一冊	二 角
國音小檢字	一冊	一 角

(字 典)

中華國音新字典	一冊	三 角
國音小字典	一冊	二 角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	一冊	四 角

(辭 典)

注音新辭林	布面 精製	一冊	二元四角
國語學生詞典	一冊	印 刷 中	
國語平民詞典	一冊	印 刷 中	

【參考書】

(國 音)

國音字母書法體式	一冊	一 角
新定國音發音法	一冊	二 角
國語正音法	一冊	二 角
增補國音易解	一冊	二角半
增補訂正國音實習法	一冊	一 角

(音 定)

新注音字母教授法	一冊	三 角
定音字母	一個	一 角

(國 語)

國語文類選	四冊	二 元
黎錦熙的國語講壇	一冊	四 角
白話文範本	一冊	二 角
白話文速成法	一冊	一 角
白話小說文範	一冊	四 角
白話唐人七絕百首	一冊	二角半
白話宋詩七絕百首	一冊	二 角
白話唐宋人古體詩百首	一冊	三 角
白話唐詩五絕百首	一冊	二 角
白話宋詩五絕百首	一冊	二 角
白話商業尺牘	一冊	二 角
白話學生尺牘	一冊	二 角

【教 具】

寄定中華國音留聲機片	全十 盒	四十元
中華國音留聲機	全一座	三十四元

寄定國音積木	每組	甲種 六 角 乙種 九 角 丙種 一元二 角
--------	----	------------------------------

寄定國音木牌	每組	八十五枚 四角半
--------	----	----------

寄定國音色版	每組	四十枚 二 角
--------	----	---------

寄定國音拼音牌	每組	四十六枚 三 角
---------	----	----------

寄定國音方字(附教授書)	全一盒	四 角
--------------	-----	-----

寄定音字母拼音練習盤	一個	一 角
------------	----	-----

附錄一

會員鄧仲源君提議，擬將本會會員在上海北京各報通訊，擇要者按期轉載一部分，此事於讀者及本會會員間之了解均有益，決定將本誌篇幅略增，按期用六號字附錄三頁。編者註

二十一條問題與日本（一）虛舟

自民國四年以至於今日，中日兩國國交之波瀾起伏，無一不以二十一條為中心。蓋二十一條者，實日本武力政策之最高表現，而我國恆史上萬劫不磨之紀念碑也。歐戰告終以來，國際平等之理想，民族自決之呼聲，洋溢於世界，我國民亦聞風興起，卒有五四運動之舉。公理得勝，觀日派銷聲匿迹，從此二十一條，不僅為中日兩國國交之一大障礙，且一變而為我國內政問題之一大暗礁。巴黎華盛頓兩次會議以來，二十一條漸帶世界問題之性質，日美失和之原因，日英同盟之取消，均間接與二十一條有關係。日本外鑒於世界形勢，內鑒於自國實力，深知武斷政策之非計，因之標榜和平，以期棄前嫌而修新好。所謂軍閥者流及武斷派則深不悅，藉口外交問題，以為攻擊政府之具，而二十一條，又變而為日本內政上一大難題矣。由此觀之，二十一條者，實中日兩國外交之障礙，內政之暗礁，而亦世界和平之一大脅威也。以此等危險之物，而使之長存，實中日兩國國民之羞，而二十世紀文明之恥也，故我國參眾兩院，先後決議取消，張內閣閣議亦一致通過，我使館已將該條約取消之理由通告日本外務省，今後日本方面之態度，大可注目，使其翻然覺悟前非，以兩國前途之和平為念，則該二十一條之取消，不待我國提議，日本先行宣言其無效矣。譬如日本數十年來武力政策積重之勢，不易變更，國民向外武裝發展之心理，依然如舊，則今後形勢，大有堪虞者，實中日兩國國民之大不幸也。日本此次議會，貴衆兩院，關於外交之質問彈劾建議，每日迭出不絕，而其着根處，均在二十一條問題，明眼人亦早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議會之質問政府也，一則曰外交軟弱，再則曰喪失權利，而政府致答，必以決不退讓為辭，此已暗示其意之所在。而況議員中之勇敢者流，明明以二十一條為首，而加藤首相，亦聲明決不再退讓，故此次交涉前途，殊不易樂觀。今試取日本方面反對取消二十一條之言論，而加以駁論如後。

日本方面反對二十一條最硬之理由，曰維持條約尊嚴，其所藉口者，二十一條已經我政府承認，當然成立，至法律手續違背與否，屬中國國內問題，與日本無關，日本只知我政府受列國承認代表中國，我政府之行動，是否違法，非日本所能代為負責云云。此說表面似屬有理，其實不然，若日本果只知承認條約之尊嚴，不管鄰國國民之意志，則對於二十一條，始終不宜讓步，何以華會席上，與我協議山東問題乎？不僅此也，滿蒙舊先權云云，今日本貴族院議員，尚有哓哓不休者，而該條約關於滿蒙舊先權之條文，已由日本當局屢次聲明喪失其效矣。且該條約之第五條，實當日交涉之難點，日本以強力禁我，使我不得告知他國，卒以此引起世界之猜疑，傷其同盟友邦（英國）之好感，然日本毫不顧忌，要求保留以待奸機，今則形勢變遷，已由日本自行放棄矣。由此觀之，若日本果維持條約之尊嚴者，則不宜自行放棄，若日本承認該條約正當者，則不宜畏懼英美，拋棄權利，日本而甘心放棄該條約之權利，而其放棄之原因，又出於顧忌他國，則是日本先不尊重條約，先不承認該約為正當矣。

於是日本之所謂進步派者辯曰，二十一條之內容誠有侵略之嫌，故日本不惜犧牲其既得之權利，以圖中日親善之實，正中國所宜感謝者也。今該條約之遺存者皆「日支共存」「日支並榮」之大義上，所萬不可少者，故日本亦再不能讓步。中國人不識日本之苦衷，反要求廢棄，聲明無效，試問此等

條約有何害於中國，而故爲此誇大之舉，反以激起日本軍閥及保守派之反對，傷害中日兩國將就親善之好感，深爲中國不取也云云。此說似覺情理盡致，然試問該條約所遺存之各條，果爲中日親善上所必要不可缺者乎？就令退讓百步，今所遺存之各條，均皆有益於中日兩國，試問其果有實行之可能性乎？大阪朝日新聞曰：就現存之條項觀之，關於漢冶萍之權利，爲廣東所反對。借款且不能成立，而況中日合辦乎？中國人惟不願中日合辦，故井借款亦不能成立也；福建不割讓一項，以華會之結果，已成可有可無；滿洲方面之土地商租權，施行規則至今未定，中國任意規定細則，加以妨害，此亦徒成空文云云。由此觀之，二十一條，縱屬有益於中日兩國，然其內容或屬時代錯誤，或則經難實行，有等於無，日本人亦何樂有此空文，以傷中日兩國民親善之前途也。就日本輿論之趨向觀之，二十一條，日本人亦未認爲正當，況歐戰之影響，華會之結果，該約益成時代錯誤，日本識者，承認其有改訂之必要者頗不乏人，然則日本所懸念不舍者何在，曰旅大交還是也。

猶憶華會之時，山東問題解決之際，英法各國倡言交還租借，日本獨唱異議，謂旅大爲日本人流血勝得者，不能輕易退讓。去年中日訂立郵約，其附帶文書，涉及南滿鐵道沿線之郵政，日本領密院大責備其政府，不惜上奏以爭，議會開會以後，對於南滿權利，絮絮責問不休。而日本一部輿論或加以後援。由此觀之，日本之所以極力反對取消二十一條者無他，只反對交還旅大而已。試問日本反對交還旅大之意何在，日本必以經濟關係爲首，然此不過表面理由，其實則屬軍事作用，換言之，即大陸侵略政策是也。自歐戰以後，英美日形接近，日本以歐戰中多行不義，戰後竟成孤立，而美國對日感情特惡，日本疑心暗鬼，深懼將來日美不亮一戰，戰時美國必以巨大之海軍封鎖日本，日本國小地狹，不能持久，若被海上封鎖，縱有如何強大之陸軍，亦不免坐待斃耳。其死中求活之法，惟有以絕大之陸軍，侵略大陸（中國）以斷美國之同盟，蓋日本聯想日美戰時，中國必爲美國之同盟以提高麗，故不得不占據遼東半島，扼我首都，以防此禍。二則日本戰時最苦物質不富，不能持久，若以遼東半島爲本營，而施大陸經營之政策，則戰時可以掠我物質，以補其缺乏也。有此種種原因，故日本對於旅大，決不願放棄。不僅如此，其經營滿蒙之野心，較之昔日有加無已，滿鐵之骨幹也，土地商租權之實行也，日本雖行推動，毫無退意。夫日本對於東三省既抱此侵略之政策，則旅大若不收回，我國將來實有非常危險，內政外交均將失其自主之權，願我國民鑒此，發堅決之雄心，誓收回旅大，以靖國難於未萌。勿徒聞法律之論，親善之說，而驟形退讓也。（據三月二十日新聞報日本特約通訊）

二十一條問題與日本（二） 虛舟

我國取消二十一條之提議，已由日本政府嚴辭拒絕矣，夫二十一條之有害於中日兩國國交，有害於我中華民國之存立及發達，世界識者之所公認也，日本人士中，稍具有新思想及偉大抱負者，其心中未嘗不知二十一條之有害無益，特以軍國主義侵略政策之舊思想餘威猶存，雖有識者亦不敢輕易出諸口耳。政友會者，日本現在政界惟一之大勢力也。當二十一條交涉之初，該會即持反對態度，然原敬組織內閣以來，政友會直接間接操縱日本政權者五年於茲，而對於二十一條依然固持不讓者何也。此次議會期中，該會總務處次竹二郎之外交演說，明言二十一條成於強迫，有害於中日國交，然政友會分身之現內閣，對於二十一條則頑然拒絕，其故何也？蓋日本國民均以忠君愛國自負，自國縱如何非理無道，絕不肯認錯，稍有主持公論者，則呼之爲國賊，飽之以老拳，甚或奪其生命焉，此其一也。日本人非常勢利，畏強權而不服公理，對於強者則聽命惟謹，對於弱者則百計凌虐，巴黎會議及華盛頓會議席上，日本代表之態度如何；大阪寺內內閣乘歐戰無人干涉之際，其對我之橫

暴如何。二十一條者，中日兩國之交涉也，而日本援英美之風，擅失其歡心，於華會席上，一再放棄其既得之權利而不稍惜，對我則口稱親善，陰懷野心，我以恢復親交而要求廢棄，彼以維持空名而嚴詞拒絕，其能謂能聽，能剛能柔，真不愧東方君子國（日本自稱）之本色。加以日本現在之政治家，都無遠大思想，上焉者熱中功名，下焉者與觀爵位，故雖有見到之處，莫敢毅然行之，惟以取悅元老取悅俗諭為能事，如床次竹二郎內田康哉皆此流亞也。故床次雖言二十一條之害而不敢主張取消，內田前曾有贊成改訂之音，而一經元老之斥責，則噤若寒蟬，日本現在之政治家均如此耳。則我國廢棄二十一條之提議不能得其同意固屬當然，我國民今後可以恍然於中日親善之眞諦，以我國之實力，要求二十一條之徹底解決，何患其不能成功，願我國民，發憤努力，一雪此恥也。

取消二十一條之通告，於三月十號由我駐日公使洪傑密書江洪傑交送日本外務省，日本即開內閣會議，決議回文拒絕。惟我國文書，理正辭嚴，日本碍難含混，故其回答之公文，逐條答辯，此邦新聞，均稱其義理詳盡，該回文已於十四日交於我外交部及駐日使館，現在京滬各報當已發表，記者亦無再專譯述之必要，我國人讀之，當了然於日本之謬辭妄理矣。

日本報紙對於我國之提議，極其冷笑譏罵之態度，記者無暇一一譯錄，茲列其一二如後。

國民新聞云，支那自來為不完全之國家，其外交手續，無一完全者，惟大正四年之日支交涉手續最為完全，極為合法，當時有袁世凱之強力政府，有憲法，有國會，袁氏一死而支那復成支離破裂不完全之國家，對於合法完全之條約，乃加以反對，其無知眞不可解，外國顧問，有唱言將該條約求世界公論，開遠東會議於支那，以圖解決，夫以支那此等不完全之政府，誰肯與之會議，就令將來若開會議，不過如巴爾幹會議，阿非利加會議，由各國自行會議，自行解決，支那惟坐待其虛分耳。支那嘵顧之乎云云。

東京日日新聞，支那要求廢棄條約，如何重大，乃僅派一書記官，先交文書於人事課，人事課不肯受理，又轉交於文書課，其手續太不鄭重；日本對於此等行同兒戲之交涉，本可置之不理，但支那素詐，若不嚴辭拒絕，將來必吃其虧，前次郵政交涉，政府不留意，致遭後患，今則政府切勿大意可也云云。

大阪朝日新聞云，支那人天性得體，山東問題稍形讓步，則追而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此等態度日本決難輕讓，支那要求取消之理由，著口於日支親善，不知若講親善，必須顧慮日本人之感情，二十一條之不能取消，旅順大連之不能退還，理由簡單，三行半之文字已足，特支那太不知理，不可不諄諄教訓一番也云云。

此等諄諄，數見於其他各新聞，讀者推之可也，日本報紙除著論譏罵外，並造種種謠言，謂我國特派許多密使向日本哀求，酒金之中將來日，日本報紙假造其談話，謂二十一條取消要求，中國政府亦萬不得已，舊國會既決議，則不得不實行，望日本諒之云云。除造此等謠言以外，並造謠稱各國均不直於中國，中國有讒人七，亦甚冷淡，張作霖對於此舉，毋寧反對云云。此等無根之謠，固不足以惑識者，日本人則不免受其騙也。

不僅如此，我國對於此次交涉之態度，日本非常漠視，或稱為一種對內手段，或稱留根後來為中國人之慣技，至於我國民對此之運動，日本譏其無熱誠，謂支那人亦自知理屈，故不敢有何等舉動，即或有論及排貨者，則曰排貨為支那人之慣技，日本亦能有經驗，毫無所懼云云。日本人評論固屬有深歎尋，而我國民熱心不足，誠可嘆也。

日本政界諷回文答覆我國外，並無何種舉動，內田外相曾向各元老處奔走過一番，不過求其了

謂，該報何等反響，議會對此，僅有望月小太郎永井柳太郎者有所質問，漫然無所可取，故不記焉。

(錄三月二十三日新聞報日本特約通訊)

法國內部最近之暗潮 應公

記者旅法日久，熟觀法國各黨之行為，然後知中國之政客並不足以語於歐黨，蓋所謂政黨者，第一須有一定之主張，對於外交如何，對於內政如何，日日揭橥以與國人相見，在野則發為言論，在朝則見諸施行。第二須有篤守其主張之精神，如宋教仁之居東京，黃世凱之以爵祿而不動，馬克斯之居英倫，俾士麥之以金錢不受，夫然後可稱為有主義有節操之大政治家，雖其政策未必採行於一時，而其精神則永留於萬世。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歐洲之政黨，吾人猶時獲見之，而在中國之政客，則正與此相反。民黨而與安福携手，清流而與盜賊爲伍，頗然行之而不以為耻，甚至有以堂堂國會議長而奔走獻媚昏夜乞憐於軍閥之門者，此真可謂極卑污賤之至，無婦壘人格可言，非歐洲之政治家所能夢想其萬一者矣。（據國內報載如是，未知果可信否，記者但願議員諸公稍顧廉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毋再聞笑話使醜聲播於海外，吾儕新聞記者雖向外人解釋也。）法國政黨之派別雖多，而其競爭最烈者，要不外兩大派，（一）爲武力派；（即軍國主義派）此派鑑於普法戰爭之失敗，主張暴力「擴充軍備」，以謀「對德復仇」，戰前「三年兵役制」之通過，戰時「軍事計畫」之主持，戰後「賠款問題」之固執，皆以此派主張為最力。代表此派之人物，當推克烈滿，因克少年時曾為法總統之秘書，親赴德國福朗克福簽字於「戰役和約」，認爲莫大之國恥，精神上所受激刺，遠過於其他法國人，因而主張復仇之堅決，亦非他人所及，數十年來心思才力瘁於此事，無論在政府在議院克氏皆堅持其「對德復仇」之主張，曾辦一自由人報，以此為號，法國內閣由該報之言論而推倒者，計十一次，以是人成偉之，稱為「政界之虎」。因克氏一方面在議院露其廣長之舌，一方面在該報揮其如椽之筆，政敵之當權者恒為彼所擊敗，不敢撄其鋒也。（二）爲和平派；（即社會主義派）此派對於國防固亦認為重要，非如我國和平論者之荒謬，以國防為可廢，但主張國防應以僅足自衛為止，而不贊成對德復仇。因復仇之結果，勢必再臨復仇戰爭，如此循環報復，和平乃永無希望，故該派極力反對也。代表此派之人物，當推姚氏，姚氏曾著新軍論一書，（商務書館已有譯本）詳論其對於軍備之意見，又創辦人道報，極力提倡「社會主義」和「和平主義」，以與克烈滿之「國家主義」、「復仇主義」相對抗。兩氏在議院常各駛其雄辯，爭論國事，宗旨所在，絲毫不誤，人皆目為和平派與武力派之代表，及至巴黎風雲驟起，法國將加入戰爭時，克氏持之甚堅，而姚氏反對亦烈，當時法蘭西人正為復仇之念所驅，大有舉國如狂之勢，姚氏本其平日之信仰，發為反對之言論，大遭羣衆攻擊，遂為一少年所刺而死。或傳出於克氏之指使，確否雖不可知，然兩氏皆為主義之爭，不惜以生死相搏，亦足以愧殺我國「姑息式」之談政客矣。克氏下野後，中間經過「米兒郎」「萊格」「白里安」諸氏內閣，繼起而握法國之大權者則為普恩賽氏，普氏雖與克氏意見不盡相同，然其對德復仇之念，固與克氏同其堅決，故亦可稱為武力派之代表。而和平派之代表，則自姚氏死後，當推人道報編輯嘉顯氏。嘉氏之魄力，雖遠不及姚氏，然其熱心與大膽，亦不讓於姚氏。自前年法國社會黨加入「第三國際」以後，遂將「人道報」標明為共產黨機關報，（按吾國政黨所辦之機關報，竟自諱言為黨報，不免令人可笑，既名為政黨，做可光明正大發揮該黨之主張，以求國民之同情，奈何諱莫如深，自彰其醜也。）同時嘉氏復被選為下院議員，代表共產黨列席於國會，其所據之地位已與姚氏相同，惟資望猶稍遜耳。（按姚氏之於法國社會黨猶如我國宋教仁之於國民黨，嘉氏知宋為國民黨

附錄一

之主腦，故首先派人刺之，克氏知姚為社會黨之中堅，故暗中殺人殺之。宋姚兩氏其為在野黨之首領相同，其因主義而犧牲亦相同，自宋死而國民黨不振，姚死而社會黨遂弱，可知政黨之需要真正領袖人物，固無間於中外也。自本月（一月）初巴黎會議破裂後，抱『和平主義』與『國際主義』之嘉慶氏，知普恩賽將實踐其前日之宣言，再施武力以壓迫德國，共產黨萬難坐視，遂先期臘桂法所欲佔之愛森城與俄德捷克斯拉夫諸國共產黨協議如何反對普恩賽之武力政策，同時並由巴黎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發出通告，運動工人罷工，反對政府出兵。事為普氏所知，遂一面令軍警嚴密防範，一面不發諭照給共產黨人，免其出城與他國黨人勾結。乃該黨竟有私造護照自由出入者，政府發覺之後，遂逮捕共產黨十二人，並派員往人道報編輯部檢查有無秘密謀亂之證據。時嘉氏尚在德境，聞其同黨被逮，星夜馳返巴黎。因有議員資格，政府不敢逮捕，先求議院許可，經多數投票通過，始允法庭傳訊，於是嘉氏亦失其自由矣。普氏本其『愛國主義』發為『武力政策』，主持進兵，大有『劍及履及之概』，嘉氏本其『國際主義』發為『和平運動』，反對進兵，亦復『求仁得仁』，吾人對此主張相反之兩氏，皆表相當之敬意，以為遠勝我國之『無政見而自稱政客者』。嘉氏之熱忱大膽，冒危難以護和平，尤有我國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風，誠不愧為姚氏之繼起者也。自嘉氏與其同黨被逮後，法國共產黨愈趨激烈，四出運動工人革命，雖一時難以有成，而危機則已隱伏，日前忽有一妙齡女郎，名培爾登，自稱無政府黨，至財政執行司改報主筆普拉曹氏，聲言係為姚氏復仇。其事頗有趣味，詳情當於下次通信再為聞者述之，以見法女子之對於主義，亦自有其堅定之信仰也。（錄三月十八日新聞報法國特約通訊）

法國佔領德國魯爾區三市之經過 介石

此次佔領之軍事計畫，出於福煦大將之手，將佔領魯爾，分為三步，第一步為愛森，第二步為波茨坦，第三步為奪而特蒙特，以賠償委員會宣告德人不願履行賠款，遂為第一步佔領；既佔領後，而德政府宣旨，從此絕不賠款，遂為第二步佔領；自此以後，德政府之抵抗，到底不衰，遂為第三步佔領；這是而德國工業復興之機，斯焉若盡矣。

（一）愛森 自一月八日起，法國有多數工程師，由法出發，到德國法人舊佔領地，靜候命令。十日，法司令卡斯特羅都森道夫，靜候總司令命令，證行者有工程師鐵道官吏等若干人。至十一日，先由德國大總統及內閣布告愛森人民，嚴以協約軍將至，人民務各安守秩序，靜待政府解決。一面由該地警察維持市面秩序。至午前十時，先有法軍少數先鋒隊，乘自轉車到市，總市一週，察看情形。次裝甲汽車至，次多數軍官乘汽車至，次足踏汽車隊至，次載機關槍之裝甲汽車亦至，次載貨汽車至，次紅十字車至，皆陳列市之中央。別有一市，陳列馬隊，全市各街及火車站，以及各村，皆安置步哨，至一時後，全隊尚未到齊，但軍官到者不少，各旅館幾已住滿，一時許，法軍官到市會，通知愛森已經佔領，從此須照協約檢查委員會命令從事，是日市中秋序安靜如故，其初市民觀者甚衆，法兵到者漸多，觀者漸少，至午後各商店除旅館外，一律閉門。次日，（十二日）法將校工程師及德行政官等問題，討論四項：（一）規定對於賠炭額供給之炭；（二）規定舊佔領地之炭；（三）規定新佔領地之炭；（四）規定全德國之炭。不久貼出法總司令布告居民文，謂以賠償會宣告德人不願履行賠償之故，因而有此次法聯合出兵，意大利不久亦將為同一行動。然法此之目的，唯在和平，所以派遣軍隊者，不過為保護工業及維持秩序起見，至於軍事的或政治的佔領行動，決非所期。顧所有官吏及各工人等，亦各工作如常，靜守秩序。若必有出軌行動，則軍法具在，斷難姑容。若德民等能與協約軍相安無事，一如在舊佔領地時，實為本總司令所厚望。自此以後，又有當地司令命令，禁止數事：（一）佔領地之附近德人，在

登兵年齡內者，非有協約官吏許可，不准入境。（二）住民之集會結社，必得許可（三）晝夜十二時為止，禮拜六及禮拜日得至一時。（四）結隊之遊行運動，及軍服軍樂，以及一切帶有軍事性質之行動，一律禁止。（五）軍器裝置，只由協約司令發給。（六）各商店物品，一律須標明價格，尤不許對於法人特別額外索價。（七）禁止抽奢侈稅，以上違者，皆以軍法從事，至於比利時佔領區內，尤不許一切紀念日，及下半旗等，以外則於十四日，會對於奧市各鐵山，有多數佔領，又同日協約檢查委員對礦工聯合會說明本會之設，其意無他，不過以一二千噸炭供給賠償會而已。

（二）波沖 以一月十五日午後十二時佔領，進佔情形及佔領後布置，與佔領愛森，大同小異，惟佔領後一日，因市民游行運動，唱歌辱罵法人，法兵曾開砲擊，略有死傷，因而法總司令傳諭各將士以後再有此種舉動，無論是唱歌或發聲，立刻開槍！

（三）奪而特蒙特 以一月十七日佔領，其情形亦與前兩次佔領無異，惟當法兵進佔時，曾用機械捕市一週，略示恫嚇，則微異於以前兩次。

法報對於佔領之主張 （一）巴黎晨報云，賠償會既決定德人不願賠償，英比對於佔領固已贊成，英人亦不反對，從此法人不患無佔領之權矣。法人之佔領，決不稍背和約，背和約者，英總理之計畫案耳。然吾人出兵，不外維持和平，故讓我工程師等，宜加注意，若前途有幸，則德法工業之提携，為日當復不遠。工程師只資檢查，兵士只資保護，此等舉動，似不至成居民之反動云。（二）自由報云，現在出師有日，宜多帶糧食等物，以惠居民而安人心。（三）巴黎之迴聲，該報曾說明此次佔領之意義云，此次佔領，不過兩種目的：（一）檢查德國應賠而未次之炭；（二）強制德政府接收法牒。（關於賠償者）其後該報於訪問政府意見後，又曾載一文，先述佔領之經過情形，總謂炭工業之辛透加特，（與托辣斯性質相同，但托辣斯為商業的聯合，而辛透加特則工業的聯合也）雖已由佔領地移至漢堡，殊無甚關重要，蓋吾人之工程師及工人等，轉瞬即至，且彼等皆往已久，熟習鐵工業情形，殊不下於德人也。（中略關於答復國會討論之報告，故略。）又英兵雖聲明撤退，其事已不足奇，蓋英人對於撤兵，政府早有決策，至於今日之撤，決不含其他意味云。以法比聯軍之衆，挾堅甲利器以俱，而入無武備之國，然則為德人者，其將何以對付乎？對於外交，其將閉目斬聽，夢想天外飛來之惠乎？對於國內，為人民者，其將望風降順，爭為外人臣妾乎？為政府者，其將俯首帖耳，事事任外人之所欲為，或暗中納款，而口為倔強，以期對於外國不失為忠臣，而對於國人，不失信仰，以保奴顏婢膝之生命，而立于孫叔敖萬世之業乎？欲知其詳，請看下次通信。

（錄三月二十日新聞報德國特約通信）

本會會員最近通訊地址一覽
(上期所登，遺漏錯誤不少，茲補正再登一次。)

- 周太玄 M. Tchéou, 11 Ave. Buisson Bertrand, Montpellier, France.
李勤人 M. Li Kijen, 11 Ave. Buisson Bertrand, Montpellier, France.
周曉和 M. Tohéjého, 11 Ave. Buisson Bertrand, Montpellier, France.
何魯之 M. Ho Loutze, 39 Rue de la pointe La Gareane Colombes (Seine)
France.
李 穎 M. Li Howang 何魯之轉
黃仲蘇 M. C. S. Hwang 何魯之轉
許德珩 M. T. H. Chu 何魯之轉
陳登恪 M. T. C. Cheng 何魯之轉
曾 琦 M. Tseng Ki 何魯之轉
胡 助 M. Fu Tehe, 何魯之轉
趙世炎 M. Chou Chiyan 何魯之轉
王光祈 Herrn K. C. Wang, Berlin Steglitz Marieendorfer str, 16^I bei Triebel
Deutschland
張夢九 Herrn M. K. Chang, Berlin Treptow, Stuck str 7 (Bei Frau G.
Schmidt) Deutschland
宗白華 Herrn Beward Chun, Deibniestrasse 82^{II} Charlottenburg Berlin
孫少荆 Herrn S. K. Suen (bei Hegde) Schwälmer str. 11^{II} Frankfurt am
(west) Deutschland
魏嗣鑑 Herrn Wei Si Leau 王光祈轉
沈 怡 王光祈轉

- 湯勝漢 王光祈轉
余家菊 Mr. C. J. Yu 150, Mallinson Road Clapham Common London S.
W. II England
- 徐產之 Mr. Y. C. Hsü 余家菊轉
- 陳寶鈞 Mr. P. N. Chen 余家菊轉
- 周炳琳 Mr. Ping Ling Tseu 余家菊轉
- 方東美 Mr. T. H. F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io. U. S. A.
- 惲 震 Mr. G. C. Yun 1119 Walnut Av. Wilkinsburg, pa. U. S. A.
- 劉衡如 Mr. K. C. Liu 23 S. Mills st. Madison. Wisconsin U. S. A.
- 王崇植 Mr. C. C. Wang 117 Nott Terrace Schenectady, N. Y. U. S. A.
- 趙崇鼎 Mr. C. T. Chao, Mass. Agri. College, Amherest, Mass, U. S. A.
- 康洪章 Kang Hung-Chang 2600 Etna Street Berkeley, Calif, U. S. A.
- 孟憲椿 Mr. H. C. Mun 康洪章轉
- 張聞天 Mr. W. T. Chang 康洪章轉
- 郝坤巽 Mr. K. S. Ho 康洪章轉
- 康紀鴻 Mr. G. H. Kang 康洪章轉
- 童啟泰 Mr. C. T. Ton 康洪章轉
- 袁同禮 康洪章轉
- 雷國能 康洪章轉
- 鄧伯奇 日本京都帝大文學部
- 周佛海 日本京都帝大經濟部
- 沈繼德 日本京都帝大理學部
- 李初梨 日本熊本第五高等

附錄二

- 蘇甲榮 北京松公府夾道七號
黃日葵 北京松公府夾道三號
李守常 北京大學
陳仲瑜 北京松公府夾道七號
章志 北京大學
鄧仲庠 北京大學
劉仁靜 北京大學
高尚德 北京大學
楊鍾健 北京大學
黃公覺 北京高等師範
劉雲漢 北京大學
鄒繼祥 北京大學
劉拓 北京高等師範
李儒勉 南京南高附屬中學
段子燮 南京東南大學
王克仁 南京南高附屬中學
邵爽秋 南京南高附屬中學
穆濟波 南京南高附屬中學
陳啟天 南京高等師範
阮真 南京高等師範
曹鈞 南京高等師範
沈昌 南京東南大學
謝循初 武昌高等師範
陳愚生 四川重慶富川儲蓄銀行

- 楊效春 四川重慶第二女子師範
陳代英 成都西南公學
虞作孚 成都西南公學
張明綱 陳愚生轉
彭雲生 陳愚生轉
劉泗英 四川成都西南公學
李曉舫 四川成都支礦石街八號
楊賢江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常道直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左舜生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
田 漢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
梁紹文 上海望平街時事新報館
吳保堅 上海浦東浦東中學
金海觀 河南第一師範
沈澤民 楊賢江轉
朱自清 浙江溫州第十中學
蔣錫昌 無錫北塘大慎號
朱鏡宙 厦門中國銀行
雷寶華 未詳
涂開興 未詳
趙世炳 未詳
芮學曾 山西太原上馬街二十二號
趙詩人 安徽六邑中學
葛 遷 未詳

執行部通告

本屆評議員選舉票茲已收到半數，開票結果如下：

左舜生 三十三票

蘇甲榮 三十一票

李大劉 二十一票

陳政 十八票

鄧仲潔 十七票

楊鍾健 十六票

陳啟天 十四票

以上七人當選為本屆評議員

餘得五票以上者列下：

鄧爽秋 十一票

惲代英 九票

朱自清 八票

謝循初 八票

楊寶江 八票

高尚德 七票

劉仁靜 六票

曹芻 六票

陳愚生 五票

十年度至十一年度執行部正副主任楊鍾健陳政

執行部啟事

留法同人公鑒：

本屆應寄留法同人之評議員選舉票均寄巴黎由周太玄兄轉交，頃巴黎郵局因周君遷居無從投遞，已將原信退回。現在已經開票，所有法國退回選票，即不再補寄。

評 議 部 啟 事

本屆評議員公鑒：去年有人提議遷移總會地址，當時僉謂待新評議部成立，再行決定。今本部已經成立，敬請評議員諸兄各于三日內以書面提出簡單意見（寫明主張「不遷」「遷移南京」或「遷移上海」），速寄北京大學第一院陳政收轉。遷否決定，始可推舉新執行部職員，一切事務，急待進行，務乞勿延，不勝跂盼。

書 略 育 教

究 研 程 課 園 稚 幼

角三冊一 譯 軟 唐

程 衡 接 一 點 更	程 與 幼 稚 園 課	好 之 文 學 多 所	語 言 及 其 所 愛	施 對 於 兒 童 之	例 詳 密 注 重 實	稚 課 程 研 究 舉	教 育 學 說 作 幼	本 書 根 據 最 新
		發 揮 於 小 學 課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Supplementary Readings for Children



兒童課外讀物

兒童課外
閱讀之書
我國絕無
僅有含文學性質者
尤不可得
下列各書
均最新出
版於兒童
極有裨益
既富趣味
且可練習
閱讀能力

全世界的小孩子 (集二角)
本書是上海萬竹小學編譯的可作地理
歷史科合成的補助讀本用

兒童常識畫 (第一集一角)
(兒童文藝書) 此書以白話文述有趣的故事最適十歲
左右兒童閱讀

中華故事 (已出十一冊 每冊一角)
這書選材活潑而富興趣每課繪成精圖
加以說明文字淺顯圖畫明瞭且各課事
實都出諸經史子集兒童平時閱讀不僅
極有興味還可以得到許多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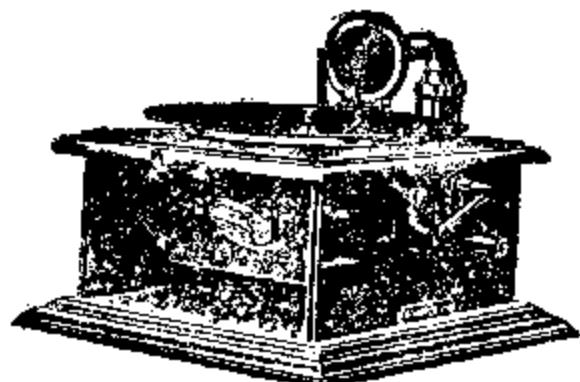
小小說 (已出一百餘種 每種一冊 定價五分
凡購滿二十本者特贈美麗紙盒一只)
小小說的材料都從著名的說部裏邊取
來像歷史故事滑稽神怪義俠無一不有
每種都用簡明的白話文編成現在盛行
語體文的時代看了這種小小說既可以
消遣消遣也可曉得語體文的門徑豈不
兩有得益嗎

中華童話 (已出廿二種 每種一分
定價五分)
中華童話採取中國故事寓言……等辭
意淺明圖畫精美一事一物都合兒童心
理確是兒童的好讀物

世界童話 (已出五十種 每種一分
定價五分)
世界童話採取外國故事哲理寓言……
等文字淺明插圖美麗兒童看了一定愛
不釋手

Chung Hwa National Language
Phonographic Records

A Necessity in the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研究國語之利器

中華教育審定部
中國音留聲機片

片子原價四十元 特價二十元
附送課本一冊 說明書一冊
機器每架實洋三十四元

四大特色

1. 機片是教育部特派王璞來上海發音，又派黎錦熙審查。
2. 這機片共六片，計十二面。分十二課：國音六課，凡字母拼音五聲都完全的；國語六課，普通語法，大慨都備一格，以便活用。
3. 這機片有課本，全是正文，可以對着片子聽。還有說明書一厚冊，把發音語法等，詳細說明。學的人能用心研究，國音國語，儘可在幾個月裏畢業。
4. 這機片適用百代公司寶石針頭的唱機。無論多少時候，不會壞的。並且沒有換針的麻煩。既便使用，又便保管。如果有百代公司唱戲機的，可以只買國音機片，不必買機器。

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古文讀本

冊三全 第一冊 冊四

- 一、吾人對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主張分用五種課本。如下：
- 甲、古文讀本
- 乙、近世文課本
- 丙、國語文課本
- 丁、古書
- 戊、近世名著
- 己、講讀古文之用。

初級本國歷史 全二冊 各六角
本書備中學初級之用。特色有五：一、淺顯明白，可與小學銜接。二、注重與文化及生活上有關係之教材，一洗從前帝王家譜及相研書之弊。三、分量較少，易於授完。四、附彩色沿革圖，極便檢查。五、用新式標點。

初級本國地理

全二冊 各六角

本書備中學初級之用。特色有六：一、淺顯明白，可與小學銜接。二、先地誌，後通論，學生易於領悟。三、注重都會交通物產等，與從前羅列地名儼若帳簿者有別。四、分量較少，易於授完。五、附彩色地圖，極便檢閱。六、用新式標點。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
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植物學

全一冊 八角

動物學

全一冊 九角

生理衛生學

全一冊 九角

礦物學

全一冊 九角

浙江第四中學校長上虞宋崇義先生，久執中學教鞭，以中學博物教科用書，非過於繁重，即多所漏略；乃就研究所得，益以多年經驗，編成上列四書，綜其特色，凡有四端：程度淺，適與小學六年銜接，一也；說理明，無艱深晦澀之病，二也；學說新，無承襲舊說之弊，三也；編制善，有銜接聯絡之長，四也。復經

美國佛羅利達大學農學碩士
北京農業專門高等師範教授

陸費執先生

(植物)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美國本薛文尼大學衛生學博士

謝恩增先生

(生理)

德國勿蘭堡大學地質學士
北京大學高等師範教授

王烈先生

(礦物)

悉心校閱，用上等西洋紙精印，字跡清楚，圖畫明晰；（並有五彩圖）布面精裝，堅固美麗。實最新出最適用之中學博物教科書。

中華書局發行

新中學教科書

美國理科學士上海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 清華學校大同大學教授吳在淵

編輯

新中學教科書 算術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英國天算碩士上海大同大學校長北大北高教授教育部專門司長秦汾

編輯

新中學教科書 代數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英國理科學士上海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 大同大學清華學校教授吳在淵

編輯

新中學教科書 幾何 布面精裝一冊 印刷中

美國工學碩士前北京大學預科學長工科學長代理校長胡仁源

編輯

新中學教科書 三角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八角

數學在中學校，實占重要位置；而教科用書，殊鮮善本，實為遺憾。
上列四書，均出第一流學者之手；學說既新，文筆亦暢；復經逐題演
算，悉心校勘；堪稱最適用之課本。

新中學教科書 算術詳解

元四 角 全一 冊一

新中學教科書 代數詳解

元六 角 全一 冊一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出版

新中學教科書

本書用演進法，課數較多，而每課甚短；生字復見，次數極多。教材活潑有趣，句法反復變化，既可提起興趣，更便會話及作文之練習。

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英文讀本

沈彬先生編

第一冊 定價六角
第二冊 印刷中
第三冊 印刷中

新中學教科書
初級英文法

王寵惠博士編

第一冊 定價三角半
第二冊 印刷中
第三冊 印刷中

學外國文當以文法爲鑰匙。向來英文法課本，多依英美印度成法，我國學子不易獲益。本書不拘拘於文法科白，將文法與作文合爲一爐。學者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係周守一所著先生

留學美國對華會之前因

後果極有研究特就限制

軍備及遠東問題作翔實

的紀載分析的研究公正

的批評并推論中國失敗

之原因及今後自處之道

凡留心外交問題關心世

界新局面的均不可不入

手一編

新世紀叢書 華盛頓會議小史

周守一著

留學美國對華會之前因

後果極有研究特就限制

軍備及遠東問題作翔實

的紀載分析的研究公正

的批評并推論中國失敗

之原因及今後自處之道

凡留心外交問題關心世

界新局面的均不可不入

手一編

中華書局出版

書中(132)

THE YOUNG CHINA.

告廣			費郵	定	冊	印 刷 者	編輯者	民國十二年四月出版
普通	上等	特等	日本國	價	數	總發行所	少年中國學會	上海華安公司一九三號
半面	一面	一面	一分半	一角五分	一冊	中華書局	少年中國學會	上海華安公司一九三號
十一元	二十元	廿六元	一分半	八角	半年六冊	中華書局	少年中國學會	上海華安公司一九三號
三十元	五十五元	七十元	一角八分	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冊	中華書局	少年中國學會	上海華安公司一九三號
五十五元	一百元	一百三十元	一角八分	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冊	中華書局	少年中國學會	上海華安公司一九三號
一百元	一百九十九元	二百五十九元	一角八分	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冊	中華書局	少年中國學會	上海華安公司一九三號

教育用書二十種

兒童與教材

四版 鄭宗海譯 定價一角

幼稚之意義

新版 王克仁譯 定價一角

幼稚園課程研究

新版 唐載澤 定價三角

小學地理教學法

三版 蘭鍾泰著 定價一角半

德育問題

五版 鄧奕秋譯 定價一角半

教育文存

再版 陸費逵著 定價六角

教育叢稿

再版 李廷翰著 定價一元二角

英語教學法

正版 張十一著 定價一角半

初等教育設計教學法

新版 沈有乾譯 價四角五分

道爾頓制概觀

舒新城編 田刷中

教育心理學大意

六版 龍世承譯 定價八角半

思維術

六版 劉伯明譯 定價七角

個性論

再版 舒新城譯 定價二角

德育原理

三版 元尚仁譯 定價二角

學校與社會

三版 劉衡如譯 定價三角

美國教育概覽

再版 汪懋祖著 定價八角半

孟祿博士教育討論

再版 胡適 陳寶泉 陶知行編 八角

中學訓練問題

再版 陳敬天編 定價一角半

圖書館簡說

新版 蔡榮編 定價一角半

兒童論

三版 余家菊譯 定價一角半

全國教育界諸君必備的參攷書

心理研究備忘錄

余家菊

例　　言

求學的人，多病在讀書而心爲書役。我寫這點備忘錄，最重要的意思是想助成自己底研究態度，免蹈「學而不思則罔」之病。

本備忘錄雖有幾分以備將來翻閱的意思，但所着重的是研究二字，故不事抄錄。

所研究的或爲心理學說之比較，或爲心底現象之分析，種類不一。

研究所注意的，是過程，不是結論，儘有許多是別人已經說過的話，但是經過自己一番的思維或證實，故不嫌其陳腐而記錄之。

偶爾的感想，多不足以言新知，因爲須待推證或實驗。但建設臆說之能力亦極重要，故亦記錄不棄，以待隨時之推敲。

所有的種種見解 並不視作我之最後的論斷，祇是記錄着以爲繼續研究之資料，有不正確之處，敢請名達指教，也是幫我研究之一法。

外國學者於自己學說未臻成熟以前，多有 Memoir 之刊行，以爲與世商榷之資。自問說不上講什麼學說，也說不上將來有什麼撰述，不過是將自己幹些什麼直陳出來，以作喜歡此類學問者之研究的對象之一部份而已。

本備忘錄是一種自用的雜記，就是刊印，亦不過是聊供同好之一瞥，說不上正正堂堂的出版，故於體裁及文字，皆不避雜沓。

十二年一月　於倫敦